



通鑑紀事本末卷第四十一

鄴都之變 李紹琛之叛附

後唐莊宗同光元年冬十月帝遣使以滅梁告吳蜀二國皆懼吳楊州司馬嚴可求笑曰聞唐王始得中原志氣驕滿御下無法不出數年將有內變吾但當卑辭享禮保境安民以待之耳 滑州留後李紹欽因伶人景進納貨於宮掖除泰寧節度使帝幼善音律故伶人多有寵常侍左右帝或時自傳粉墨與優人共戲於庭以悅劉夫人優名謂之李天下嘗因爲優自呼曰李天下李天下優人敬新磨遠前批其頰帝失色羣優亦駭愕新磨徐曰理天下者只有一人尚誰呼邪帝悅厚賜之諸伶出入宮掖侮弄搢紳羣臣憤嫉莫敢出氣亦有反相附託以希恩澤者四方藩鎮爭以貨賂結之其尤蠹政害人者景進爲之首進好采閭閻鄙細事聞於上上亦欲知外間事遂委進以耳目進每奏事常屏左右問之由是進得施其

讒慝干豫政事自將相大臣皆憚之 荆南節度使高季興在洛陽帝左
右伶官水貨無厭季興忿之歸謂將佐曰新朝百戰方得河南乃對功臣
舉手云吾於十指上得天下矜伐如此則它人無功矣其誰不解體又荒
於禽色何能長久吾無憂矣

二年春正月敕內官不應居外應前朝內官及諸道監軍并私家先所畜
者不以貴賤並遣詣闕時在上左右者已五百人至是死及千人皆給贍
優厚委之事任以爲腹心內諸司使自天祐以來以士人代之至是復用
宦者浸干政事既而復置諸道監軍節度使出征或留闕下軍府之政皆
監軍決之陵忽主帥怙勢爭權由是藩鎮皆憤怒 二月己巳朔上祀

南郊大赦租庸副使孔謙欲聚斂以求媚凡赦文所蠲者謙復徵之自是
每有詔令人皆不信百姓恚怨郭崇韜初至汴洛頗受藩鎮饋遺所親或
諫之崇韜曰吾位兼將相祿賜巨萬豈籍外財但以僞梁之季賄賂成風

今河南藩鎮皆梁之舊臣主上之仇讎也若拒其意能無懼乎吾特爲國
家藏之私室耳及將祀南郊崇韜首獻勞軍錢十萬緡元是宦官勸帝分
天下財賦爲內外府州縣上供者入外府充經費方鎮貢獻者入內府充
宴遊及給賜左右於是外府常虛竭無餘而內府山積及有司辦郊祀之
勞軍錢崇韜言於上曰臣已傾家所有以助大禮願陛下亦出內府之財
以賜有司上默然久之曰吾晉陽自有儲積可令租庸輦取以相助於是
取李繼韜私第金帛數十萬以益之軍士皆不滿望始怨恨有離心矣
郭崇韜位兼將相復領節旄以天下爲己任權侔人主旦夕車馬填門性
剛急遇事輒發嬖倖求多所摧抑宦官疾之朝夕短之於上崇韜扼腕
欲制之不能且盧革韋諷問之曰汾陽王本太原人徙華陰公世家鷹
門豈其枝派邪崇韜因曰遭亂亡失譜謀嘗聞先人言上距汾陽四世耳
革曰然則固從祖也崇韜由是以膏梁自處多甄別流品引拔浮華鄙棄

勲舊有求官者崇韜曰深知公功能然門地寒素不敢相用恐爲名流所嗤由是嬖倖疾之於內勲舊怨之於外崇韜屢請以樞密使讓李紹宏上不許又請分樞密院事歸內諸司以輕其權而宦官諂之不已崇韜鬱鬱不得志與所親謀赴本鎮以避之其人曰不可蛟龍失水螻蛄足以制之先是上欲以劉夫人爲皇后而有正妃韓夫人在太后素惡劉夫人崇韜亦屢諫上以是不果於是所親說崇韜曰公若請立劉夫人爲皇后上必喜內有皇后之助則伶官輩不能爲患矣崇韜從之與宰相即百官共奏劉夫人宜正位中宮癸未立魏國夫人劉氏爲皇后皇后生於寒微既貴專務蓄財其在魏州至於薪蘇果茹皆販鬻之及爲后四方貢獻皆分爲二一上天子一上中宮以是寶貨山積惟用寫佛經施尼師而已是時皇太后誥皇后教與制勅交行於藩鎮奉之如一勲臣畏伶官之讒皆不自安蕃漢內外馬步副摠管李嗣源求解兵柄帝不許

夏四月孔讓

賈民越使以賤估償絲屢檄州縣督之翰林學士承旨權知汴州盧質上言梁趙巖爲租庸使舉貸誅歛結怨于人今陛下革故鼎新爲人除害而有司不改其所爲是趙巖復生也今春霜害桑繭絲甚薄但輸正稅猶懼流移况益以稱貸人何以堪臣惟事天子不事租庸敕旨未頒省牒頰下願早降明命帝不報初胡柳之役伶人周匝爲梁所得帝每思之入汴之日匝謁見於馬前帝甚喜匝涕泣言曰臣所以得生全者皆梁教坊使陳俊內園栽接使儲德源之力也願就陛下乞二州以報之帝許之郭崇韜諫曰陛下所與共取天下者皆英豪忠勇之士今大功始就封賞未及一人而先以伶人爲刺史恐失天下心以是不行踰年伶人屢以爲言帝謂崇韜曰吾已許周匝矣使吾慙見此三人公言雖正然當爲我屈意行之五月壬寅以俊爲景州刺史德源爲憲州刺史時親軍有從帝百戰未得刺史者莫不憤歎乙巳右諫議大夫薛昭文上疏以爲今諸道僭竊

者尚多征伐之謀未可遽息又士卒以從征伐賞給未豐貧乏者多宜以四方貢獻及南郊羨餘更加頒賚又河南諸軍皆梁之精銳恐僭竊之國潛以厚利誘之宜加收撫又戶口流亡者宜寬徭薄賦以安集之又土木不急之役且加裁省又請擇隙地牧馬勿使踐京畿民田皆不從 六月壬辰以天平節度使李嗣源為宣武節度使 秋八月癸酉以副使衛尉卿孔謙為租庸使右威衛大將軍孔循為副使循即趙殷衡也梁亡復其姓名謙自是得行其志重斂急徵以充帝欲民不聊生癸未賜謙號豐財贍國功臣

三年初李嗣源北征過興唐東京庫有供御細鎧嗣源牒副留守張憲取五百領憲以軍興不暇奏而給之帝怒曰憲不奉詔擅以吾鎧給嗣源何意也罰憲俸一月令自往軍中取之帝以義武節度使王都將入朝欲闢毬場憲曰比以行宮闕廷為毬場前年陛下即位於此其壇不可毀請闢

毬場於宮西數日未成帝命毀即位壇憲謂郭崇韜曰此壇主上所以上帝始受命之地也若之何毀之崇韜從容言於帝帝立命兩虞候毀之憲私於崇韜曰忘天背本不祥莫大焉 春二月庚辰徙李嗣源為成

德節度使 帝性剛好勝不欲權在臣下入洛之後信伶官之讒頗疎忌宿將李嗣源家在太原三月丁酉表衛州刺史李從珂為北京內牙馬步都指揮使以便其家帝怒曰嗣源握兵權居大鎮軍政在手安得為其子奏請乃黜從珂為突騎指揮使即數百人戍石門鎮嗣源憂恐上章申理

父之方解辛丑嗣源乞至東京朝覲不許郭崇韜以嗣源功高位重亦忌之私謂人曰摠管令公非父為人下者皇家子弟皆不及也密勸帝召之宿衛罷其兵權又勸帝除之帝皆不從 洛陽宮殿宏邃宦者欲上增廣

嬪御詐言宮中夜見鬼物上欲使符咒者攘之宦者曰臣昔逮事咸通乾符天子當是時六宮貴賤不減萬人今掖庭大半空虛故鬼物遊之耳上

乃命宦者王允平伶人景進采擇民間女子遠至太原幽鎮以充後庭不
啻三千人不問所從來上還自與唐載以牛車累疊盈路張憲奏諸營婦
女亡逸者千餘人慮扈從諸軍挾匿以行其實皆入宮矣庚辰帝至洛陽
辛酉詔復以洛陽爲東都興唐府爲鄴都 夏六月帝苦溽暑於禁中
擇高涼之所皆不稱旨宦者因言臣見長安全盛時大明興慶宮樓觀以
百數今日宅家曾無避暑之所宮殿之盛曾不及當時公卿第舍耳帝乃
命宮苑使王允平別建一樓以清暑宦者曰郭崇韜常不伸眉爲孔謙論
用度不足恐陛下雖欲營繕終不可得帝曰吾自用內府錢無關經費然
猶慮崇韜諫遣中使語之曰今歲盛暑異常朕昔在河上與梁人相拒行
營卑濕被甲乘馬親當矢石猶無此暑今居深宮之中而暑不可度柰何
對曰陛下昔在河上勅敵未滅深念讎恥雖有盛暑不介聖懷今外患已
除海內賓服故雖珍臺閑館猶覺鬱蒸也陛下儻不忘艱難之時則暑氣

自消矣帝默然宦者曰崇韜之策無異皇居宜其不知至尊之熱也帝
命允平營樓日役萬人所費巨萬崇韜諫曰今兩河水旱軍食不充願且
息役以俟豐年帝不聽 秋七月甲午成德節度使李嗣源表求入朝

帝不許 九月乙未立皇子繼岌爲魏王 丁酉帝與宰相議伐蜀以

魏王繼岌充西川四面行營都統郭崇韜充東北四面行營都招討制置等
使軍事悉以委之 郭崇韜以北都留守孟知祥有薦引權恩將行言於

上曰孟知祥信厚有謀若倚西川而求帥無踰此人者又薦鄴都副留守
張憲謹重有識可爲相戊申大軍西行 冬十一月乙卯大軍至成都

蜀王出降 事見莊宗滅蜀 平蜀之功李紹琛爲多位在董璋上而璋素與郭崇

韜善崇韜數召璋與議軍事紹琛心不平謂璋曰吾有平蜀之功公等構
檄相從反咕囁於郭公之門謀相傾害吾爲都將獨不能以軍法斬公邪
璋許于崇韜十二月崇韜表璋爲東府節度使解其軍職紹琛愈怒曰吾

冒白刃陵險阻定兩川璋乃坐有之邪乃見崇韜言東川重地任尚書有文武才宜表為帥崇韜怒曰紹琛反邪何敢違吾節度紹琛懼而退初帝遣宦者李從襲等從魏王繼岌伐蜀繼岌雖為都統軍中制置補署一出郭崇韜崇韜終日決事將吏賓客趨走盈庭而都統府惟大將晨謁外牙門索然從襲等固耻之乃破蜀蜀之貴臣大將爭以寶貨妓樂遺崇韜及其子廷誨魏王所得不過匹馬束帛唾壺塵柄而已從襲等益不平王宗弼之自為西川留後也賂崇韜求為節度使崇韜陽許之既而又未得乃帥蜀人列狀見繼岌請留崇韜鎮蜀從襲等因謂繼岌曰郭公父子專橫今又使蜀人請已為帥其志難測王不可不為之備繼岌謂崇韜曰主上倚侍中如山嶽不可離廟堂豈是且棄元老於蠻夷之域乎且此非余之所敢知也請諸人請關自陳由是繼岌與崇韜互相疑丙子以知北都留守事蓋知祥為西川節度使同知事復召赴洛陽帝議選北都留守樞

密承旨段徊等惡鄴都留守張憲不欲其在朝廷皆曰北都非張憲不可憲雖有宰相器今國家新得中原宰相任天子目前事有得失可以改更比之北都獨繫一方安危不為重也乃徙憲為太原尹知北都留守事以戶部尚書王正言為興唐尹知鄴都留守事正言昏老帝以武德使史彥瓊為鄴都監軍彥瓊本伶人也有寵於帝魏博等六州軍旅金穀之政皆決於彥瓊威福自恣陵忽將佐自正言以下皆誦事之初帝得魏州銀槍效部都近八千人以為親軍皆勇悍無敵夾河之戰實賴其用屢立殊功常許以滅梁之日大加賞賚既而河南平雖賞賚非一而士卒恃功驕恣無厭更成怨望是歲大饑民多流亡租賦不充道路塗潦漕輦艱澀東都倉廩空竭無以給軍士租庸使孔謙日於上東門外望諸州漕運至者隨以給之軍士之食有雀粟鵲子者老弱未蔬於野百十為羣往往餒死流言怨嗟而帝遊畋不息已卯獵於白沙皇后皇子後宮畢從唐辰宿伊

關辛巳宿潭泊壬午宿龕瀾癸未還宮時大雪吏卒有僵仆於道路者伊
汝間飢尤甚衛兵所過責其供餉不得則壞其什器撤其室廬以爲薪甚
於寇盜縣吏皆竄匿山谷 帝以軍儲不足謀於羣臣曰盧革以下皆莫
知爲計吏部尚書李琪上疏以爲古者量入以爲出計農而發兵故雖有
水旱之災而無匱乏之憂近代稅農以養兵未有農富給而兵不足農捐
瘠而兵豐飽者也今縱未能蠲省租稅苟除折納紐配之法農亦可以小
休矣帝即敕有司如琪所言然竟不能行 朝崇韜素疾宦者嘗密謂魏
王繼岌曰大王它日得天下驟馬亦不可乘况任宦官且盡去之專用士
人呂知柔竊聽聞之由是宦官皆切齒時成都雖下而蜀中盜賊羣起布
滿山林崇韜恐大軍既去更爲後患命任圜張筠分道招討以是淹留未
還帝遣宦者向延嗣促之崇韜不出郊迎及見禮節又偃延嗣怒李從襲
謂延嗣曰魏王太子也主上萬福而卿公尊惟如是郭延誨擁徒出入日

與軍中驍將蜀土豪傑仰次指天畫地近聞白其父請表已爲蜀帥又言
蜀地富饒大人宜善自爲計今諸軍將校皆郭氏之黨王寄身於虎狼之
口一朝有變吾屬不知委骨何地矣因相向垂涕延嗣歸具以語劉后后
泣訴於帝請早救繼岌之死前此帝聞蜀人請崇韜爲帥已不奉至是聞
延嗣之言不能無疑帝閱蜀府庫之籍曰人言蜀中珍貨無算何如是之
微也延嗣曰臣聞蜀破其珍貨皆入於崇韜父子崇韜有金萬兩銀四十
萬兩錢百萬緡名馬千匹它物稱是廷誨所取復在其外故縣官所得不
多耳帝遂怒形於色及孟知祥將行帝語之曰聞郭崇韜有異志卿到爲
朕誅之知祥曰崇韜國之勳舊不宜有此俟臣至蜀祭之苟無佗志則遣
還帝許之壬子知祥發洛陽帝每復遣衣甲庫使馬彥珪馳詣成都觀崇
韜去就如奉詔班師則已君有遷延跋扈之狀則與繼岌及圖之彥珪見皇
后說之曰臣見向延嗣言蜀中事勢憂在朝夕今王上當斷不斷夫成敗

之機間不容髮安能緩急命於二千里外乎皇后復言於帝帝曰傳聞之言未知虛實豈可遽爾果決皇后不得請退自為教與繼岌令殺崇韜知祥行至石壕彥珪夜叩門宣詔促知祥赴鎮知祥竊歎曰亂將作矣乃晝夜兼行

明宗天成元年河中節度使李繼麟恃與帝故舊且有功帝待之厚嘗諸伶官求句無厭遂拒不與大軍之征蜀也繼麟閱兵遣其子令德將之以從景進與宦官譖之曰繼麟聞大軍起以為討已故驚懼閱兵自衛又曰崇韜所以敢侮疆於蜀者與河中陰謀內外相應故也繼麟聞之懼欲身入朝以自明其所親止之繼麟曰郭倚中功高於我今事勢將危吾得見主上面陳至誠則讒人獲罪矣正月癸亥繼麟入朝魏王繼岌將發成都令任圜權知留事以事孟知祥諸軍部署已定是日馬彥珪至以皇后教示繼岌繼岌曰大軍垂發彼無豐端安可為此負心事公輩勿復言

主上無敕獨以皇后教殺招討使可乎李從襲等泣曰既有此迹萬一從韜聞之中途為變益不可救矣相與巧陳利害繼岌不得已從之甲子旦從襲以繼岌之命召崇韜計事繼岌登樓避之崇韜方升階繼岌從者李環搗碎其首并殺其子廷誨廷信外人猶未之知都統推官饒陽李崧謂繼岌曰今行軍二千里外初無敕旨擅殺大將大王奈何行此危事獨不能忍之至洛陽邪繼岌曰公言是也悔之無及崧乃召書吏數人登樓去梯矯為敕書用蠟印宣之軍中粗定崇韜左右皆寘唐獨掌書記塗陽張礪詣魏王府慟哭久之繼岌命任圜代崇韜總軍政馬彥珪還洛陽乃下詔暴郭崇韜之罪并殺其子廷說廷讓廷讓於是朝野駭惋群議紛然帝使宦官潛察之保大節度使睦王存乂崇韜之壻也宦官欲盡去崇韜之黨言存乂對諸將攘臂垂泣為崇韜稱寃言辭怨望庚辰幽存乂於策尋殺之景進言河中人有告變言李繼麟與郭崇韜謀反崇韜死又與存

又連謀宦官因共勸帝速除之帝乃徙繼麟為義成節度使是夜遣蕃漢馬步使朱守殷以兵圍其第繼麟出徹安門外殺之復其姓名曰朱友謙友謙二子令德為武信節度使令錫為忠武節度使詔魏王繼岌誅令德於遂州鄭州刺史王思同誅令錫於許州河陽節度使李紹奇誅其家人於河中紹奇至其家友謙妻張氏帥家人二百餘口見紹奇曰朱氏宗族當死願無濫及平人乃刑其婢僕百人以其族百口就刑張氏又取鐵券以示紹奇曰此皇帝去年所賜也我婦人不識書不知其何等語也紹奇亦為之慙友謙舊將史武等七人特為刺史皆坐族誅時洛中諸軍飢窘妄為謠言伶官采之以聞於帝故郭崇韜朱友謙皆及於禍成德節度使兼中書令李嗣源亦為謠言所屬帝遣朱守殷察之守殷私謂嗣源曰令公勲業振主宜自圖歸藩以遠禍嗣源曰吾心不負天地禍福之來無所可避皆委之於命耳時伶官用事勲舊人不自保嗣源危殆者數四頻

宣徽使李紹宏左右營護以是得全

魏王繼岌留馬步都指揮使

李仁罕馬軍都指揮使東光潘仁嗣左廂都指揮使趙廷隱右廂都指揮使浚儀張業牙內指揮使文水武漳驍銳指揮使平恩李延厚成成都甲申繼岌發成都命李紹琛帥萬二千人為後軍行止常差中軍一舍二月魏博指揮使楊仁晟將所部兵戍瓦橋踰年代歸至貝州以鄴都空虛恐兵至為變敕留屯貝州時天下莫知郭崇韜之罪民間訛言云崇韜殺繼岌自王於蜀故族其家朱友謙子建徽為澶州刺史帝密敕鄴都監軍史彥瓊殺之門者白留守王正言曰史武德夜半馳馬出城不言何往又訛言云皇后以繼岌之死歸咎於帝已弒帝矣故急召彥瓊計事人情愈駭揚仁政部兵皇甫暉與其徒夜博不勝因人情不安遂作亂劫仁晟曰三上所以有天下者吾魏軍力也魏軍甲不去體馬不解鞍者十餘年天下已定天子不念舊勞更加猜忌遠戍踰年方喜代歸去家咫尺不使

相見今聞皇后弒逆京師已亂將士願公俱歸仍表聞朝廷若天子萬福興兵致討以吾魏博兵力足以拒之安知不更為富貴之資乎仁最不從暉殺之又劫小校不從又殺之效節指揮使趙在禮聞亂衣不及帶踰垣而走暉追及曳其足而下之示以二者在禮懼而從之亂兵遂奉以為帥焚掠貝州暉魏州人在禮涿州人也詰旦暉等擁在禮南趣臨清永濟館陶所過剽掠壬辰晚有自貝州來告軍亂將犯鄴都者都巡檢使孫鐔等亟詣史彥瓊請授甲乘賊為備彥瓊疑鐔等有異志曰告者云今日賊至臨清計程須六日晚方至為備未晚孫鐔曰賊既作亂必乘吾未備晝夜倍道安肯計程而行請僕射帥眾乘城鐔募勁兵千人伏於王莽河逆擊之賊既勢挫必當離散然後可撲滅也必俟其至城下萬一有姦人為內應則事危矣彥瓊曰但嚴兵守城何必逆戰是夜賊前鋒攻北門方營時彥瓊將部兵宿北門樓聞賊呼聲即時驚潰彥瓊單騎奔洛陽

已賊入鄴都孫鐔等拒戰不勝亡去趙在禮據宮城署皇甫暉及軍校趙進為馬步都指揮使縱兵大掠進定州人也王正言方據按召吏草奏無至者正言怒其家人曰賊已入城殺掠於市吏皆逃散公尚誰呼正言驚曰吾初不知也又索馬不能得乃帥僚佐步出府門謁在禮再拜請罪在禮亦拜曰士卒思歸耳尚書重德勿自卑屈諭遣之眾推在禮為魏博留後具奏其狀北京留守張憲家在鄴都在禮厚撫之遣使以書誘憲憲不發封斬其使以聞 丙申史彥瓊至洛陽帝問可為大將者於樞密使李紹宏紹宏復請用李紹欽帝許之令條上方略紹欽所請偏裨皆梁舊將已所善者帝疑之而止皇右曰此小事不足煩大將紹榮可辦也帝乃命歸德節度使李紹榮將騎三千詣鄴都招撫亦徵諸道兵備其不服郭崇韜之死也李紹琛謂董璋曰公復欲咕囁誰門乎璋懼謝罪魏王繼岌軍還至武連遇較使諭以宋友諒已伏誅令董璋將兵之遂州誅宋令

德時紹琛將後軍在魏城間之以帝不委已殺令德而委璋大驚俄而璋
過紹琛軍不謁紹琛怒乘酒謂諸將曰國家南取大梁西定巴蜀皆郭公
之謀而吾之戰功也至於去逆効順與國家拚角以破梁則朱公也今朱
郭皆無罪族滅歸朝之後行及我矣冤哉天乎奈何紹琛所將多河中兵
河中將焦武等號哭於軍門曰西平王何罪闔門屠膾我輩歸則與史武
等同誅決不復東矣是日魏王繼岌至泥溪紹琛至劍州遣人白繼岌云
河中將士號哭不止欲為亂丁酉紹琛自劍州擁兵西還自稱西川節度
三川制置等使移檄成都稱奉詔代孟知祥招諭蜀人三日間眾至五萬
己亥魏王繼岌至利州亦遣人斷桔柏津繼岌聞之以任圜為副
招討使將步騎七千與都指揮使梁漢顯監軍李延安追討之 庚子邢
州左右步直兵趙太等四百人據城自稱安國留後詔東北面招討副使
李紹真討之 辛丑任圜先令別將何建崇擊劍門關下之 李紹真

其南門遣人以救招諭之趙 禮以 拜於城上曰將士

思參擅歸相公誠善為數奏得危於死 敢不自新遂以救漏諭軍士史彦

瓊戰手大罵曰群死賊城破萬段皇甫 俾謂眾曰觀史武德之言上不赦

我矣因聚謀掠救書手壞之守陴拒戰 榮攻之不利以狀聞帝怒曰克

城之日勿遺噍類大發諸軍討之壬寅紹 榮退屯澶州 甲辰夜從馬直

軍士王溫等五人殺軍使謀作亂擒斬之 從馬直指使郭從謙本優人

也優名郭門高帝與梁相拒於得勝募勇 工挑戰從謙應募俘斬而還由

是益有寵帝選諸軍驍勇者為親軍分置四 指揮號從馬直從謙自軍使

積功至指揮使郭崇韜方用事從謙以叔父 申之睦王存乂以從謙為假

子及崇韜存乂得罪從謙數以私財饗從謙 直諸校對之流涕言崇韜之

寬及王溫作亂帝戲之曰汝既負我附崇韜 存乂又教王溫反欲何為也

從謙益懼既退陰謂諸校曰王上以王溫之 反俟鄴都平定盡阮若曹家

通鑑紀事本末 卷之六十一
之所有宜盡市酒肉勿爲久計也。由是親軍百不自安。丁未，李紹榮以諸道兵再攻鄴都。庚戌，裨將楊重霸帥衆數百登城，後無繼者。重霸等皆死賊，知不赦，堅守無降意。朝廷患之，日發使以促魏王繼友東還。繼友以中軍精兵皆從，任圜討李紹榮，留利州待之。士得還，李紹榮討趙在禮，又無功。趙太據邢州，未下。滄州軍亂，小校王景世討定之，因自爲留後。河朔州縣告亂者相繼，帝欲自征鄴都，宰相樞密使皆言京師根本，車駕不可輕動。帝曰：「諸將無可使者，皆曰李嗣源最爲勳。」舊帝心忌嗣源，曰：「吾惜嗣源欲留宿衛，皆曰亡人無可者，忠武節度使張全義亦言河朔多事，又則患深宜令摠管進討。若倚紹榮輩，未見成功之期。」李紹宏亦屢言之。帝以內外所薦，文乃許之。甲寅，命嗣源將親軍討鄴都。董璋將兵二萬屯綿州，會任圜討李紹榮。帝遣中使崔延昭至成都，詔紹榮軍給之曰：「吾奉詔召子血郎，公若緩兵，自當得蜀。既至成都，勸知祥爲戰守，尚知祥凌凌。」

柵遣馬步都指揮使李仁罕將四萬人，驍銳指揮使李延厚將二千人，紹琛、延厚集其衆，詢之曰：「有少壯勇銳，欲立功求富貴者，東衰疾畏懦，行陳者，西得選兵七百人，以行是日。」任圜軍追及紹琛於漢州，紹琛出兵逆戰，招討掌書記張礪請伏精兵於後，以羸兵誘之。圜從之，使董璋以東川羸兵先戰，而却紹琛輕圍書生，又見其兵羸，極力追之，伏兵發，大破之，斬首數千級。自是紹琛入漢州，閉城不出。三月丁巳朔，李紹真奏克邢州，擒趙太等。庚申，紹真引兵至鄴都，營於城西北，以太等徇於鄴都城下而殺之。壬戌，李嗣源至鄴都，營於城西南。甲子，嗣源下令軍中，詰旦攻城。是夜，從馬直軍士張破敗作亂，帥衆大譟，殺都將焚營舍，詰旦亂兵逼中軍。嗣源帥親軍拒戰，不能敵，亂兵益熾。嗣源叱而問之曰：「爾曹欲何爲？」對曰：「將士從主上十年，百戰以得天下，今主上棄恩，任戚貝州戍卒思歸，主上不赦，云克城之後，當盡阬魏博之軍，近從馬直數卒誼，競遽欲盡。」

誅其衆我輩初無叛心但畏死耳令衆議欲與城中合勢擊退諸道之軍請主上帝河南令公帝河北爲軍民之主嗣源泣諭之不從嗣源曰爾不用吾言任爾所爲我自歸京師亂兵拔白刃環之曰此輩虎狼也不識尊卑今公去欲何之因擁嗣源及李紹真等入城城中不受外兵皇甫暉遙擊張破敗斬之外兵皆潰趙在禮帥諸校迎拜嗣源泣謝曰將士輩負令公敢不惟命是聽嗣源詭說在禮曰凡舉大事須籍兵力今外兵流散無所歸我爲公出收之和禮乃聽嗣源紹真俱出城宿魏縣散兵稍有至者漢州無城塹樹木爲柵乙丑任圜進攻其柵縱火焚之李紹琛引兵出戰於金鴈橋兵敗與十餘騎奔綿竹追擒之孟知祥自至漢州搗軍與任圜董璋置酒高會引李紹琛檻車至座中知祥自酌大卮飲之謂曰公已擁節旄又有平蜀之功何患不富貴而求入此檻車邪紹琛曰郭侍中佐命功第一兵不血刃取兩川一旦無罪族誅如紹琛輩安保首領以此

敢歸朝耳魏王繼岌既獲紹琛引兵位道而東李嗣源之爲亂

逼也李紹榮有衆萬人營於城內嗣源遣牙將張虔釗高行周等七人相繼召之欲與共誅亂者紹榮疑嗣源之詐留使者閉壁不應及嗣源入鄴都遂引兵去嗣源在魏縣衆不滿百又無兵仗李紹真所將鎮兵五千聞嗣源得出相帥歸之由是嗣源兵稍振嗣源泣謂諸將曰吾明日當歸藩上章待罪聽主上所裁李紹真及門使安重誨曰此策非宜公爲元帥不幸爲凶人所劫李紹榮不戰而還歸朝必以公藉口公若歸藩則爲據地邀君適足以實讒慝之言耳不若星行詣闕面見天子庶可自明嗣源曰善丁卯自魏縣南趣相州遇馬坊使康福得馬數千匹始能成軍福蔚州人也平盧節度使符習將本軍以鄴都聞李嗣源軍潰引兵歸至瀋州監軍使楊希範遣兵逆擊之習懼復引兵而西青州指揮使王公儼攻希範殺之因據其城時近侍爲諸道四軍者皆恃恩與節度使爭權及鄴

都軍變所任多殺之安義監軍楊繼泗謀殺節度使孔勣先誘而殺之武寧監軍以李紹真從李嗣源謀殺其元從據城拒之權知留後淳于晏帥諸將先殺之晏登州人也 戊辰以軍食不足救河南尹豫借夏秋稅民不聊生 忠武節度使尚書令齊王以全義聞李嗣源入鄴都憂懼不食辛未卒於洛陽 租庸使以倉儲不足願腹刻軍糧軍士流言益甚宰相懼帥百官上表言今租庸已竭內庫有餘諸軍室家不能相保儻不賑救懼有離心矣過凶年其財復集上即欲從之劉后曰吾夫婦君臨萬國雖藉武功亦由天命既在天人如我何宰相又於便殿論之后屬耳於屏風後須臾出糶具及三銀盆皇幼子三人於外曰人言宮中蓄積多四方貢獻隨以給賜所餘止此耳請鬻以贍軍宰相惶懼而退 李紹榮自鄴都退保衛州奏李嗣源已叛與賊合嗣源遣使上章自理一日數輩嗣源畏子從審為金槍指揮使帝謂從審曰吾所以知爾父忠厚爾往諭朕意

勿使自疑從審至衛州紹榮囚欲殺之從審曰公等既不亮吾父吾亦不能至父所請復還宿衛乃釋之帝憐從審賜名繼璟待之如子是後嗣源所奏皆為紹榮所遏不得達嗣源由是疑懼石敬瑭曰夫事成於果決而敗於猶豫安有上將與逆卒之賊城而七日得保無恙乎大梁天下之要會也願假三百騎先往取之若幸而得之公宜引大軍亟進如此始可自全突騎都指揮使康義誠曰主上無道軍民怨怒公從衆則生守節必死嗣源乃令安重誨移檄會兵義誠代北胡人也 齊州防禦使李紹虔奏寧節度使李紹欽貝州刺史李紹英屯瓦橋北京右廂馬軍都指揮使安審通屯奉化軍嗣源皆遣使召之紹英瑋丘人本姓房名知溫審通金全之姪也嗣源家在真定虞候將王建立先殺其監軍由是獲全建立遼州人也李從珂自橫水將所部兵由孟縣趣鎮與王建立軍合倍道從嗣源嗣源以李紹榮在衛州謀自白臯濟河分三百騎使石敬瑭將之前驅

李從珂爲殿於是軍勢大盛嗣源從子從璋自鎮州引軍而南過邢州邢人奉爲留後 癸酉詔懷遠指揮使白從暉將騎兵扼河陽橋帝乃出金帛給賜諸軍樞密宣徽使及供奉內使景進等皆獻金帛以助給賜軍士負物而詔曰吾妻子已歿死得此何爲甲戌李紹榮自衛州至洛陽帝如鷄店勞之紹榮曰鄴都亂兵已遣其黨種 乙亥帝發 丙陽丁丑次汜水戊寅遣李紹榮將騎兵循河而東李嗣源親黨從帝者多亡去或勸李繼瑛宜早自脫繼瑛終無行意帝屢遣繼瑛詣嗣源繼瑛固辭願死於帝前以明赤誠帝聞嗣源在黎陽疆遣繼瑛渡河召之道 乙李紹榮紹榮殺之 庚辰帝發汜水辛巳李嗣源至白皋遇山東上供絹數船取以賞軍安重誨從者爭舟行營馬步使陶玘斬以徇由是軍 肅然玘許州人也嗣源濟河至滑州遣人招玘習與嗣源會於昨城安審通亦兵來會知汴州孔循

便奉表西迎帝亦遣使北輸密款於嗣源曰先至者得之先是帝遣 滿城西方鄴守汴州石敬瑭使裨將李瓊以勁兵突入封丘門敬瑭踵其後自西門入遂據其城西方鄴請降敬瑭使人趣嗣源壬午嗣源入大梁是日帝至榮澤東命龍驤指揮使姚彥溫將三千騎爲前軍曰汝曹汴人也吾入汝境不欲使它軍前驅恐擾汝室家厚賜而遣之彥溫即以其衆叛歸嗣源謂嗣源曰京師危迫主上爲元行欽所惑事勢已離不可復事矣嗣源曰汝自不忠何言之悖也即奪其兵指揮使潘環守王村寨有衆粟數萬帝遣騎視之環亦犇大梁帝至萬勝鎮聞嗣源已據大梁諸軍難叛神色沮喪登高歎曰吾不濟矣即命旋師是夜復至汜水帝之出關也扈從兵二萬五千及還已失萬餘人乃留泰州都指揮使張唐以步騎三千守關癸未帝還過墜子谷道狹每遇衛士執兵仗者輒以善言撫之曰適報魏王又進西川金銀五十萬到京當盡給爾曹對曰陛下賜已晚矣

人亦不感聖恩帝流涕而已又索袍帶賜從官內庫使張容哥稱頒給已盡衛士叱容哥曰致吾君失社稷皆此閹豎輩也抽刀逐之或救之獲免容哥謂同類曰皇后各財致此今乃歸咎於吾輩事若不測吾輩萬段吾不忍待也因赴河死甲申帝至石橋西置酒悲涕謂李紹榮等諸將曰卿輩事吾以來急難富貴靡不同之今致吾至此皆無一策以相救乎諸將百餘人皆截髮置地誓以死報因相與號泣是日晚入洛城李嗣源命石敬瑭將前軍趣汜水收撫散兵嗣源繼之李紹虔李紹英引兵來會丙戌宰相樞密使共奏魏王西軍將至車駕宜且控汜水收撫散兵以俟之帝從之自出上東門閱騎兵戒以詰旦東行 夏四月丁亥朔嚴辦將發騎兵陳於宣仁門外步兵陳於五鳳門外從馬直指揮使郭從謙不知睦王存乂已死欲奉之以作亂帥所部兵自營中露刃大呼與黃甲兩軍攻興教門帝方食聞變帥諸王及近衛騎兵擊之逐亂兵出門時蕃漢馬

守殿將騎兵在外帝遣中使急召之欲與同擊賊賊不召引兵於北邙茂林之下亂兵焚興教門緣城而入近臣宿將皆釋甲潛遁樞密使李彥威及宿衛軍校何福進王全斌等十餘人力戰俄而帝為流矢所中鷹坊人善友扶帝自門樓下至絳霄殿廡下抽矢渴懣求水皇后不自省視遣宦者進酪酒更帝殞李彥威等慟哭而去左右皆散善友斂廡下樂器覆帝尸而焚之彥威存審之子福進全斌皆太原人也劉后囊金寶鞍馬鞍與申王存渥及李紹榮引七百騎焚嘉慶殿自師子門出走通王存確雅王存紀韓南山宮人多逃散宋守殿入宮選宮人三十餘人各令自取樂器珍玩內於其家於是諸軍大掠都城是日李嗣源至嬰子谷聞之慟哭謂諸將曰主上素得士心正為羣小蔽惑致此今吾將安歸乎戊子未守殿遣使馳白嗣源以京城大亂諸軍焚掠不已願亟來救之己丑嗣源入洛陽止于私第焚掠拾遺宗骨於灰燼之中而殯之

嗣源之入鄴都也前直指揮使平遙侯益脫身歸洛陽莊宗撫之流涕至是蓋自縛請罪嗣源曰爾為臣盡節又何罪也使復其職嗣源謂未守殿曰公善巡徼以待魏王淑妃德妃在宮供給允宜豐備吾俟山陵畢社稷有奉則歸藩為國家扞禦北万耳是日豆盧革帥百官上殿勸進嗣源面諭之曰吾奉詔討賊不幸部曲叛散欲入朝自訴又為紹榮所隔披猖至此吾本無它心諸君遽爾見推殊非相悉願勿言也革等固請嗣源不許李紹榮欲犇河中就永王存勳勳從兵稍散庚寅至平陸止餘數騎為人所執折足送洛陽存霸亦帥眾十人棄鎮犇晉陽辛卯魏王繼岌至與平聞洛陽亂復引兵而西謀保鳳翔向延嗣至鳳翔以莊宗之命誅李紹琛初莊宗命呂鄭二內食在晉陽一監兵一監倉庫自留守張憲以下皆承應不暇及鄴都有變入命汾州刺史李彥超為北都巡檢彥超亦卿之兄也莊宗既殂推官河間張昭遠勸張憲奉表勸進書生

目布衣至服金紫皆出先帝之恩豈可偷生而不自愧乎昭遠泣曰此古人所行公能行之忠義不朽矣有李存沼者莊宗之近屬自洛陽犇晉陽矯傳莊宗之命陰與二內養謀殺憲及彥超據晉陽拒守彥超知之密告憲欲先圖之憲曰僕受先帝厚恩不忍為此徇義而不免於禍乃天也彥超謀未決壬辰夜軍士共殺二內養及存沼於牙城因大掠達旦憲聞變出犇忻州會嗣源移書至彥超號令士卒城中始安遂權知太原軍府百官上殿洛嗣源監國嗣源乃許之中午入居興聖宮始受百官班見下令稱教百官稱之曰殿下莊宗後宮存者猶千餘人宣徽使選其美小者數百獻於監國監國曰奚用此為對曰宮中職掌不可闕也監國曰宮中職掌宜諳故事此輩安知之乃悉用老舊之人補之其少年者皆出歸其親戚無親戚者任其所適蜀中所送宮人亦準此監國令所在訪求諸玉通王存確雅王存紀匿民間或密告樞密使安重誨與李紹真謀曰今

殿下既監國典喪諸王宜早為之所以壹人心殿下性慈不可以聞乃密遣人就田舍殺之後月餘監國乃聞之切責重誨傷惜久之劉皇后與申王存渥奔晉陽在道與存渥私通存渥至晉陽李彥超不納走至風谷為其下所殺明日永王存霸亦至晉陽從兵逃散俱盡存霸削髮僧服謁李彥超願為山僧幸垂庇護軍士爭欲殺之彥超曰六相公來當奏取進止軍士不聽殺之於府門之碑下劉皇后為尼於晉陽監國使人就殺之薛王存禮及莊宗幼子繼嵩繼漳繼蟾繼堯遭亂皆不知其所終惟邕王存美以病風偏枯得免居于晉陽 戊戌李紹榮至洛陽監國責之曰吾何負於爾而殺吾兒紹榮瞑目直視曰先帝何負於爾遂斬之復其姓名曰元行欽 監國恐征蜀軍還為變以不敬瑋為陝州留後已亥以李從珂為河中留後 監國下教數租庸使孔謙奸佞侵刻窮困軍民之罪而斬之孔謙所立苛斂之法皆罷之因廢租庸使及內司依舊為監鐵戶

節度支三司委宰相一人專判又罷諸道監軍使以莊宗由宦官亡國命諸道盡殺之 魏王繼岌自興平退至武功宦者李從襲曰禍福未可知退不如進請王亟東行以救內難繼岌從之還至渭水權西都留守張鑑已斷浮梁循水浮渡是日至渭南度心口知柔等皆已竄匿從襲謂繼岌曰時事已去王宜自圖繼岌徘徊流涕乃自伏於床命僕夫李環縊殺之任圜代將其衆而東監國命石敬瑭慰撫之軍士皆無異言先是監國命所親李冲為華州都監應接西師冲擅逼華州節度使文彥谿入朝同州節度使李存勖過華州冲殺之并屠其家又殺西川行營都監李從襲谿鎔泣訴於安重誨重誨遣彥谿鎔攻鎮召冲歸朝自監國入洛內外機事皆決於李紹真紹真擅收威勝節度使李紹欽太子少保李紹冲下獄欲殺之安重誨謂紹真曰溫段罪惡者在梁胡天殿下新平內難冀安萬國豈專為公報仇邪紹真由是稍沮 辛丑監國教李紹冲紹欽復姓名為溫

韜段凝並放歸田里 壬寅以孔循為樞密使 有司議即位禮李紹直

孔循以為唐運已盡宜自建國號監國曰左右何謂國號對曰先帝賜姓

於唐為唐復讎繼昭宗後改稱唐今梁朝之人不欲殿下稱唐耳監國曰

吾年十三事獻祖獻祖以吾宗屬視吾猶子又事武皇垂三十年先帝垂

二十年經綸攻戰未嘗不預武皇之基業則吾之基業也先帝之天下則

吾之天下也安有同家而異國乎今執政更議吏部尚書李琪曰若改國

號則先帝遂為路人梓宮安所託乎不惟殿下不忘三世舊君吾曹為人

臣者能自安乎前代以旁支入繼多美宜用嗣子柩前即位之禮眾從之

丙午監國自興聖宮赴西宮服斬衰於柩前即皇帝位有官縞素既而御

容冕受冊百官吉服稱賀 有司劾奏 太原尹張憲委城之罪庚戌賜憲

死 任園將征蜀兵二萬六千人至洛陽明宗慰撫之各令退營 甲寅

大赦改元量留後官百人宦官三十人 教坊百人鷹坊二十人御厨五十

人自餘任從所適詣司使降有名無實者皆廢之分遣諸軍就食近畿以

省饋運除夏秋稅省耗節度防禦等使正至端午降誕四節聽貢奉毋得

歛百姓刺史以下不得貢奉選人先遭塗毀文書者令三銓止除詐偽餘

復舊規 宦官數百人竄匿山林或落髮為僧至晉陽者七十餘人三月

詔北都指揮使李從溫悉誅之從溫帝之姪也 丙子聽朝崇韜歸葬復

朱友謙官爵兩家貨財田宅前籍沒者皆歸之 秋七月丙子葬光聖

神閔孝皇帝于雍陵廟號莊宗 二年春二月丙申以從馬直指使郭從謙為景州刺史既至遣使族誅

之

安重誨專權

後唐明宗天成元年夏四月乙未以中門使安重誨為樞密使鎮州別駕

張延朗為副使延朗開封人也仕梁為租庸吏往織巧善事機要以女妻

重誨之子故重誨引之

五月丙辰朔以太子賓客鄭瑄工部尚書任

園並為中書侍郎同平章事園仍判三司園憂公如家簡拔賢俊杜絕僥倖期年之間府庫充實軍民皆足朝綱粗立園每以天下為己任由足安重誨忌之帝自不知書四方之事皆令安重誨讀之重誨亦不能盡通乃奏稱臣徒以忠實之心事陛下得與樞機今事粗能曉知至於古事非臣所及願做前朝侍講侍讀近代直崇政樞密院選文學之臣與之共事以備應對乃置端明殿學士乙女以翰林學士馮道趙鳳為之戊寅以安重誨領山南東道節度使重誨以襄陽要地不可乏帥無宜兼領固辭許之六月安重誨恃恩驕恣殿直馬延誤衝前導斬之於馬前御史大夫李琪以閏秋七月重誨白陛下詔稱延陵突重臣戒論中外二年春正月安重誨以孔循少侍官禁謂其諳練故事知朝士行能多聽其言朝廷議置相循意不欲用河朔人先已薦鄭瑄又薦太常卿崔協任

園欲用御史大夫李琪鄭瑄素惡琪故循力沮之謂重誨曰李琪非無文學但不廉耳宰相但得端重有器度者足以儀刑多士矣它日議於上前上問誰可相者重誨以協對園曰重誨未悉朝中人物為人所賣協雖名家識字甚少臣既以不學忝相位柰何更益以協為天下笑乎上曰宰相重任卿輩更審議之吾在河東時見馮書記多才博學與物無競此可相矣既退孔循不揖拂衣徑去曰天下事一則任園二則任園園何者使崔協暴死則已不死會須相之因稱疾不朝者數日上使重誨諭之方入重誨私謂園曰今方乏人協且備員可乎園曰明公捨李琪而相崔協是猶棄蘇合之丸取蝓蟻之轉也循與重誨共事日短琪而譽協癸亥竟以端明殿學士馮道及崔協並為中書侍郎同平章事協弟之曾孫也己卯加樞密使安重誨兼侍中孔循同平章事任園性剛急且恃與帝有舊勇於敢為權倖多疾之舊制館券出於戶部夏五月安重誨請從內出與

園爭於上前往復數四聲色俱厲上退朝宮人問上適與重誨論事為誰
上曰宰相宮人曰妾在長安宮中未嘗見宰相樞密奏事敢如是者蓋輕
大家耳上愈不悅卒從重誨議園因求罷三司詔以樞密承旨孟鵠充三
司副使權判鵠魏州人也 六月丙戌門下侍郎同平章事任園罷守
太子少保 秋七月任園請致仕居磁州許之 九月丙寅以樞密
使孔楮兼東都留守 冬十月或謂安重誨曰失職任外之人乘賊未
破或能為患不如除之重誨以為然奏遣使賜任園死端明殿學士趙鳳
哭謂重誨曰任園義士安肯為逆公濫刑如此何以替國使者至磁州園
聚其族酣飲然後死神情不撓

二年 樞密使同平章事孔楮性狡佞安重誨親信之帝欲為皇子娶
重誨女楮謂重誨曰公職居近密不宜復與皇子為婚重誨辭之久之或
謂重誨曰楮善離間人不可置之密地楮知之陰遣人結王德妃求納其

女德妃請娶楮女為從厚婦帝許之重誨大怒二月乙未以楮同平章事
充忠武節度使兼東都留守重誨性彊愎秦州節度使華溫琪入朝請留
闕下帝嘉之除左驍衛上將軍月別賜錢穀歲餘帝謂重誨曰溫琪舊人
宜擇一重鎮處之重誨對以無闕它日帝屢言之重誨愠曰臣累奏無闕
惟樞密使可代耳帝曰亦可重誨無以對溫琪聞之懼數月不出重誨惡
成德節度使同平章事王建立奏建立與王都交結有異志建立亦奏重
誨專權求入朝面言其狀帝召之既至言重誨與宣徽使判三司張延朗
結婚相表裏弄威福三月辛亥帝見重誨氣色甚怒謂曰今與卿一鎮自
休息以王建立代卿張延朗亦除外官重誨曰臣披荆棘事陛下數十年
值陛下龍飛承乏機密數年間天下幸無事今一旦棄之外鎮臣願聞其
罪帝不懌而起以語宣徽使朱弘昭弘昭曰陛下平日待重誨如左右手
奈何以小忿棄之願垂三思帝尋召重誨慰撫之明日建立辭歸帝曰

通鑑綱目卷之八十一
卿比奏欲入分朕憂今復去何之會門下侍郎兼刑部尚書同平章事鄭
珣請致仕已未以珣為左僕射致仕癸亥以建立為右僕射兼中書侍郎
同平章事判三司 冬十一月庚寅皇子從厚納孔循女為妃循因之
得之大梁厚結王德妃之黨乞留安重誨具奏其事力排之禮畢促令歸
鎮

四年皇子右衛將軍從璨性剛安重誨用事從璨不為之屈帝東巡以從
璨為皇城使從璨與客宴於會節園酒酣戲登御榻重誨奏請誅之三月
丙戌賜從璨死 初朔方節度使韓洙卒弟澄為留後未幾定遠軍使李
匡賓聚黨據保靜鎮作亂朔方不安冬十月丁酉韓澄遣使賫絹表乞朝
廷命帥前磁州刺史康福善胡語上退朝多召入便殿訪以時事福以胡
語對安重誨惡之常戒之曰康福汝但妄奏事會當斬汝福懼求外補重
誨以靈州深入胡境為帥者多遇害戊戌以福為朔方河西節度使留

上涕泣辭之上命重誨為福副又命鎮重誨曰福自刺史無功建節尚復行
求且成命已行難以復改上不得已謂福曰重誨不肯非朕意也福辭行
上遣將軍牛知柔河中都指揮使衛審喙等將兵萬人衛送之審喙徐州
人也

長興元年 初王德妃因安重誨得進常德之帝性儉約及在位久宮中
用度稍侈重誨每規諫妃取外庫錦造地衣重誨切諫引劉后為戒妃由
是怨之 宣武節度使符習自恃宿將論議多抗安重誨重誨求其過失
奏之夏四月丁酉詔習以太子太師致仕 初帝在真定李從珂與安重
誨飲酒爭言從珂毆重誨重誨走免既醒悔謝重誨終銜之至是重誨用
事自皇子從榮從厚皆敬事不暇時從珂為河中節度使同平章事重誨
屢短之於帝帝不聽重誨乃矯以帝命諭河東牙內指揮使楊彥溫使逐
之是日從珂出城閱馬彥溫勒兵閉門拒之從珂使人扣門詰之曰吾待

汝厚何為如是對曰彥溫非敢負恩受樞密院官耳請公入朝從珂止于
 虞鄉遣使以狀聞使者至壬寅帝問重誨曰彥溫安得此言對曰此姦人
 妄言耳宜速討之帝疑之欲誘致彥溫訊其事除彥溫絳州刺史重誨固
 請發兵擊之乃命西都留守索自通步軍都指揮使藥彥稠將兵討之帝
 令彥稠必生致彥溫吾欲面訊之召從珂詣洛陽從珂知為重誨所構馳
 入自明加安重誨兼中書令李從珂至洛陽上責之使歸第絕朝請
 辛亥索自通等拔河中斬楊彥溫癸丑傳首來獻上怒藥彥稠不生致深
 責之安重誨諷馮道趙鳳奏從珂失守宜加罪上曰吾兒為姦黨所傾未
 明曲直公輩何為發此言意不欲置之人間邪此皆非公輩意也二人惶
 恐而退它日趙鳳又言之上不應明日重誨自言之上曰朕昔為小校家
 貧賴此小兒捨為棄自贍以至今日為天子曾不能庇之邪卿欲如何處
 之於卿為便重誨曰陛下父子之關臣何敢言惟陛下裁之上曰使閑居

於第亦可矣何用復通為河中管內節度使通至鎮軍

旨籍軍府甲仗數上之為從珂私造賴王德妃居保讓從珂由是得

免士大夫不敢與從珂來惟禮部郎中史館修撰呂琦居相近時往見

之從珂每有奏請皆咨琦而後行安重誨言昭義節度使王建勳過魏

州有搖衆之語五月丙寅制以太傅致仕秋八月乙未捧聖軍使李

行德十將張儉引告密人邊彥溫告安重誨發兵云欲自討淮南又引占

相者問命帝以問侍衛都指揮使安從進藥彥稠二人曰此姦人欲離間

陛下勲舊耳重誨事陛下三十年幸而富貴何苦謀反臣等請以宗族保

之帝乃斬彥溫召重誨慰撫之君臣相泣壬寅趙鳳奏竊聞近有姦人

誣陷大臣搖國柱石行之未盡帝乃收李行德張儉皆族之安重誨又

專大權中外惡之者眾王德妃及武德使孟漢瓊浸用事數短重誨於上

九月重誨內憂懼表解機務上曰朕無間於卿誣罔者朕既誅之矣卿何

為爾甲戌重誨復面奏曰臣以寒賤致位至此忽為人誣以反非陛下至明臣無種矣由臣才薄任重恐終不能鎮浮言願賜一鎮以全餘生上不許重誨求之不已上怒曰聽卿去朕不患無人前成德節度使范延光勸上留重誨且曰重誨去誰能代之上曰卿豈不可延光曰臣受驅策日淺且才不逮重誨何敢當此上遣孟漢瓊詣中書議重誨事馮道曰諸公果愛安合宜解其樞務為便趙鳳曰公失言乃奏大臣不可輕動甲申以范延光為樞密使實重誨如故十二月天雄節度使石敬瑭征蜀安重誨請自督戰既行石敬瑭累表奏論蜀不可伐上頗然之

二年初鳳翔節度使宋弘昭詣事安重誨連得大鎮重誨過鳳翔弘昭迎拜馬首館於府舍延入寢室妻子羅拜奉進酒食禮甚謹重誨為弘昭泣言讒人交構幾不免賴至上明察得保宗族重誨既去弘昭即奏重誨怨望有惡言不可令至行營恐致不測敬瑭兵柄又遣敬瑭書曰重誨既去

蓋浪若至軍前恐將士疑駭不戰自潰且逆止之敬瑭大懼即上言重誨至恐人情有變宜急徵還宣徽使孟漢瓊自西方還亦言重誨過惡有詔召重誨還春二月安重誨至三泉行詔亟歸過鳳翔宋弘昭不內重

誨懼馳騎而東辛丑以樞密使兼中書令安重誨為護國節度使趙鳳言於上曰重誨陛下家臣其心終不叛士但以不能周防為人所讒陛下不察其心重誨死無日矣上以為朋黨不悅三月帝既解安重誨樞

務乃召李從珂泣謂曰如重誨意汝安得復見吾丙寅以從珂為左衛大將軍護國節度使兼中書令安重誨內不自安表請致仕閏五月庚寅制以太子太師致仕是日其子崇贊崇緒逃犇河中壬辰以保義節度使李從璋為護國節度使甲午遣步軍指揮使藥彥稠將兵趣河中安崇贊等至河中重誨驚曰汝安得來既而曰吾知之矣此非渠意為人所使耳若以死徇國夫復何言乃執二子表送詣闕明日有中使至見重誨慟哭

久之重誨問其故中使曰人言公有異志朝廷已遣藥彥稠將兵至矣
重誨曰吾受國恩死不足報敢有異志更煩國家發兵貽主上之憂罪益
重矣崇替等至陝有詔繫獄皇城使翟光鄴素惡重誨帝遣詣河中察之
曰重誨果有異志則誅之光鄴至河中李從璋以甲士圍其第自入見重
誨拜於庭下重誨驚降階客拜從璋奮搦擊其首更張氏驚救亦搦殺之
奏至已亥下詔以重誨離間孟知祥董璋錢鐸為重誨罪又誣其欲自擊
淮安以圖兵柄遣元隨竊二子歸本道并二子誅之 六月乙丑復以李
從珂同平章事充西都留守

秦王之亂 兩王篡弒附

後唐明宗天成元年冬十二月庚子以皇子從榮為天雄節度使同平章
事

二年春正月癸酉以皇子從厚同平章事充河南尹判六軍諸衛事從厚

從榮之母弟也從榮聞之不悅 秋九月帝謂樞密使安重誨曰從榮

左右有矯宣朕旨令勿接儒生恐弱人志氣者朕以從榮年少臨大藩故
擇名儒使輔導之今奸人所言乃如此欲斬之重誨請嚴戒而已

三年夏四月以鄴都留守從榮為河東節度使北都留守以客省使太原
馮贇為副留守夾馬都指揮使新平楊思權為步軍都指揮使以佐之丙
戌以樞密使安重誨兼河南尹以河南尹從厚為宣武節度使仍判六軍
諸衛事 冬十二月河東節度使北都留守從榮年少驕很親政務

帝遣左右素與從榮善者往與之處使從容諷導之其人私謂從榮曰河
南相公恭謹好善親禮端士有老成之風相公齒長宜自策勵勿令聲聞
出河南之下從榮不悅退告步軍都指揮使楊思權曰朝廷之人皆推從
厚而短我我其廢乎思權曰相公手握疆兵且有恩權在何憂因勸從榮
多募部曲繕甲兵陰為自固之備又謂帝左右曰君每與弟而抑其兄我

輩豈不能助之邪其人懼以告副留守馮贇贇詣密奏之帝召恩權詰闕以從榮故亦弗之罪也

四年春正月馮贇入為宣徽使謂執政曰從榮剛僻而輕易宜選重德輔之夏四月壬子以皇子從榮為河南尹判六軍諸衛事從厚為河東節度使北都留守

長興元年秋八月立皇子從榮為秦王丙辰立從厚為宋王

三年秦王從榮喜為詩聚浮華之士高輦等於幕府與相唱和頌自矜伐每置酒輒令僚屬賦詩有不如意者面毀衣抵棄冬十月壬子從榮入謁帝語之曰吾雖不知書然喜聞儒生講經義開益人智思吾兄莊宗好為詩將家子文非素習徒取人竊笑汝勿效也秦王從榮為人鷹視輕挑峻急既判六軍諸衛事復參朝政多驕縱不法初少聖誨為樞密使上專屬任之從榮及宋王從厚自襁褓與之親狎雖典兵常為重誨所制畏事

重誨死王淑妃與宣徽使孟漢瓊言傳帝命范延光趙延壽為樞密使

從榮皆輕侮之河陽節度使同平章事石敬瑭兼六軍諸衛副使其妻永

寧公主與從榮異母素相憎疾從榮以從厚聲名出已右尤忌之從厚善

以卑弱奉之故嫌隙不外見石敬瑭不欲與從榮共事常思外補以避之

范延光趙延壽亦慮及禍屢辭機要請與舊臣迭為之上不許會契丹欲

入寇上命擇帥臣鎮河東延光趙延壽皆曰當今帥臣可往者獨石敬瑭廟

義誠耳敬瑭亦願行上即命除之既受詔不落六軍副使敬瑭復辭上乃

以宣徽使朱弘昭知山南東道代義誠詣闕

四年春正月戊子加秦王從榮守尚書令兼侍中夏四月言事者請

為親王置師傅宰相畏秦王從榮不敢除人請令王自擇秦王府判官太

子詹事王居敏薦兵部侍郎劉瓚於從榮從榮表請之癸丑以瓚為秘書

監秦王傳前襄州支使山陽魚崇遠為記室瓚自以左遷泣訴不得免王

府參佐皆新進少年輕銳諂媚獨從容規諷從榮不悅瓚雖為侍從榮一槩以僚屬待之瓚有難色從榮覺之自是戒門者勿為通丹聽一至府或竟日不召亦不得食 五月戊寅立皇子從珂為潞王 秋八月太僕少卿致仕何澤見上寢疾秦王從榮權勢方盛冀已復進用表請立從榮為太子上覽表泣下私謂左右曰羣臣請立太子朕當歸老太原舊第耳不得已丙戌詔宰相樞密使議之已邪從榮見上言曰竊聞有姦人請立臣為太子臣幼少且願學治軍民不願當此名上曰羣臣所欲也從榮退見范延光趙延壽曰執政欲以五為太子是欲奪我兵柄幽之東宮耳延光等知上意且懼從榮之言即日以白上辛未制以從榮為天下兵馬大元帥 九月秦王從榮請嚴衛垣拜聖步騎兩指揮為牙兵每入朝從數百騎張弓挾矢馳騁衢路令文士試草檄淮南書陳已將廓清海內之意從榮不決於執政私謂所親曰吾一旦南面必族之范延光趙延壽懼屢求

外補以避之上以為見已病而求去甚怒曰欲去自去奚用表為齊國主復為延壽言於禁中云延壽實有疾不堪機務丙申一人復言於上曰臣等非敢憚勞願與勳舊迭為之亦不敢俱去願聽一人先出若新人不稱職復召臣臣即至矣上乃許之戊戌以延壽為宣武節度使以山南東道節度使朱弘昭為樞密使同平章事制下弘昭復辭上叱之曰汝輩皆不欲在吾側蓄養汝輩何為弘昭乃不敢言 辛丑詔大元帥從榮位在宰相上 冬十月范延光屢因孟漢瓊王淑妃以求出庚申以延光為成德節度使以馮贇為樞密使帝以親軍都指揮使河陽節度使同平章事康義誠為朴忠親任之時要近之官多求出以避秦王之禍義誠度不能自脫乃令其子事秦王務以恭順持兩端冀得自全 十一月甲戌上餞范延光酒罷上曰卿今遠去事宜盡言對曰朝廷大事願陛下與內外輔臣參決勿聽羣小之言遂相泣而別時孟漢瓊用事附之者共為朋

黨以蔽惑上聽故延光言及之 戊子帝疾復作己丑大漸 秦王從榮
入問疾帝俛首不能舉王淑妃曰從榮在此帝不應從榮出聞宮中皆哭
從榮意帝已殂明且稱疾不入是夕帝實小愈而從榮不知從榮自知不
爲時論所與恐不得爲嗣與其黨謀欲以兵入侍先制權臣辛卯從榮遣
都押牙馬處鈞謂宋弘昭馮贊曰吾欲帥牙兵入宮中侍疾且備非常當
止於何所二人曰王自擇之既而私於處鈞曰主上萬福主宜竭心忠孝
不可妄信人浮言從榮怒復遣處鈞謂二人曰公輩殊不愛家族邪何敢
拒我二人患之入告王淑妃及宣徽使孟漢瓊咸曰茲事不得康義誠不
可濟乃召義誠謀之義誠竟無言但曰義誠將校耳不敢預議惟相公所
使弘昭疑義誠不欲衆中言之夜邀至私第問之其對如初壬辰從榮自
河南府常服將步騎千人陳於天津橋是日黎明從榮遣馬處鈞至馮贊
第語之曰吾今日決入且居興聖宮公輩各有宗族處事亦宜詳也

在須臾耳又遣處鈞詣宋義誠義誠曰王來則奉迎贊馳入右掖門見弘
昭義誠漢瓊及三司使孫岳方聚謀於中興殿門外贊具道處鈞之言因
讓義誠曰秦王言禍福在須臾其事可知公勿以兒在秦府左右顧望主
上拔擢吾輩自布衣至將相苟使秦王兵得入此門置主上何地吾輩尚
有遺種乎義誠未及對監門白奉主已將兵至端門外漢瓊拂衣起曰今
日之事危及君父公猶顧望澤利邪吾何愛餘生當自帥兵拒之耳即入
殿門弘昭贊隨之義誠不得已亦隨之入漢瓊見帝曰從榮反兵已攻端
門須臾入宮則大亂矣宮中相顧號哭帝曰從榮何苦乃爾問弘昭等有
諸對曰有之適已令門者闔門矣帝指天泣下謂義誠曰卿自處置勿驚
百姓控鶴指揮使李重吉從珂之子也時侍側帝曰吾與爾父冒矢石定
天下數脫吾於危從榮輩得何力今乃爲人所殺爲此悖逆我固知此曹
不足付大事當呼爾父授以兵柄耳汝爲我部閉諸門重吉即帥控鶴兵

守宮門孟漢瓊被甲乘馬召馬軍都指揮使朱洪實使將五百騎討從榮
從榮方據胡床坐橋上遣左右召康義誠端門已閉叩左掖門從門隙中
窺之見朱洪實引騎兵北來走白從榮從榮大驚命取鐵掩心環之坐
調弓矢俄而騎兵大至從榮走歸府僚佐皆鼠匿牙兵掠嘉善坊清者從
榮與妃劉氏匿牀下皇城使安從益就斬之并殺其子以其首獻初孫岳
頗得預內廷密謀馮朱患從榮狠伉岳嘗為之極言禍福之歸康義誠恨
之至是乘亂密遣騎士射殺之帝聞從榮死悲駭幾落御榻絕而復蘇者
再由是疾復劇從榮一子尚幼養宮中諸將請除之帝泣曰此何罪不得
已竟與之癸巳馮道帥羣臣入見帝於雍和殿帝兩泣嗚咽曰吾家事至
此慙見卿等時宋王從厚為天雄節度使甲午遣孟漢瓊徵從厚且權知
天雄軍府事丙申追廢從榮為庶人執政共議從榮官屬之罪馮道曰從
榮所親者高輦劉陟王詭而已任贊到官纔半月王居敏司徒詔在病告

已半年豈豫其謀居敏尤為從榮所惡昨舉兵向闕之際輦陟並請而
行指日景曰來日及今已誅王詹事矣自非與之同謀者豈得一切誅之
乎朱弘昭曰使從榮得入光政門贊等當如何任使而吾輩猶有種乎且
首從差一等耳今首已孥戮而從皆不開主上能不以吾輩為庇姦人乎
馮贊力舉之始議流貶時諮議高輦已伏誅丁酉元帥府判官兵部侍郎
任贊秘書監兼王傅劉瓚友蘇瓚記室魚崇遠河南少尹劉陟判官司徒
詔推官王說等八人並長流河南巡官李澣江文蔚等六人勒歸田里六
軍判官太子詹事王居敏推官郭駿並貶官澣回之族曾孫詡貝州人文
蔚建安人也文蔚姪吳徐知誥厚禮之初從榮失道六軍判官司諫郎中
趙遠諫曰大王地居上嗣當勤修令德柰何所為如是勿謂父子至親為
可恃獨不見恭世子戾太子乎從榮怒出為涇州判官及從榮敗遠以是
知名遠字上交幽州人也 成帝殂帝性不猜忌與物無競登極之年

已踰六十每夕於宮中焚香祝天曰某胡人因亂為衆所推願天早生聖人為生民主在位年穀屢豐兵革罕用較於五代粗為小康辛丑宋王至洛陽 十二月癸卯朔始發明宗喪宋王即皇帝位 秦王從榮既死朱洪實妻入宮司衣王氏與之語及秦王王氏曰秦王為人子不在左右侍疾致人歸禍是其罪也若云大逆是厚誣矣朱司徒最受王恩當時不為之辨惜哉洪實聞之大懼與康義誠以其語白閔帝且言王氏私於從榮為之訶官中事辛亥賜王氏死事連王淑妃淑妃素厚於從榮帝由是疑之

潞王清泰元年春正月戊寅閔帝大赦改元應順 壬午加河陽節度使兼侍衛都指揮使康義誠兼侍中判六軍諸衛事 宋弘昭馮贇忌侍衛馬軍都指揮使寧國節度使安彥威侍衛步軍都指揮使忠正節度使張景賢甲申出彥威護國節度使以捧聖馬軍都指揮使朱洪實代之

贇為彰義節度使以嚴衛步軍都指揮使皇甫遇代之彥威嗾人遇真定人也 戊子樞密使同平章事朱弘昭同中書門下三品馮贇河東節度使兼侍中石敬瑭並兼中書令贇以超遷太過堅辭不受己丑改兼侍中鳳翔節度使兼侍中潞王從珂與石敬瑭少從明帝征大有功名得衆心朱弘昭馮贇位望素出二人下遠甚一旦執朝政皆忌之明宗有疾潞王屢遣其夫人入省侍及明宗殂潞王辭疾不來使臣至鳳翔者或自言伺得潞王陰事時潞王長子重吉為控鶴都指揮使朱馮不欲其典禁兵已亥出為亳州團練使潞王有女惠明為元在洛陽亦召入禁中潞王由是疑懼 閏月丙午尊皇后為皇太后 甲寅以王淑妃為太妃

二月朱弘昭馮贇不欲石敬瑭久在太原且欲召孟漢瓊已卯徙成德節度使范延光為天雄節度使代漢瓊徙潞王從珂為河東節度使兼北都留守徙石敬瑭為成德節度使皆不降制書但各遣使臣持宣監送赴鎮

路王既與朝廷猜阻朝廷又命洋王從璋權知鳳翔從璋性麤率樂禍
 前代安重誨鎮河中手殺之潞王聞其來尤惡之欲拒命則兵弱糧少不
 知所為謀於將佐皆曰主上富於春秋政事出於朱馮大王功名震主離
 鎮必無全理不可受也王問觀察判官滴河馬胤孫曰今道過京師當何
 向為便對曰君命召不俟駕臨喪赴鎮又何疑焉諸人凶謀不可從也眾
 哂之王乃移檄鄰道言宋弘昭等乘先帝疾亟殺長立少專制朝權別踈
 骨肉動搖藩垣懼傾覆社稷今從珂將入朝以清君側之惡而力不能獨
 辦願乞靈鄰藩以濟之潞王以西都留守王思同當東出之道尤欲與之
 相結遣推官郝誦押牙朱廷义等相繼詣長安說以利害餌以美妓不從
 則令就圖之恩同謂將吏曰吾受明宗大恩今與鳳翔同反借使事成而
 榮猶為一時之叛臣况事敗而辱流千古之醜跡乎遂執誦等以狀聞時
 潞王使者多為鄰道所執不則依阿操兩端惟隴州防禦使相里金傾心

附之遣判官薛文遇往來計事 金并州人也朝廷議討鳳翔康義誠不欲
 出外恐失軍權請以王思同為統帥以羽林都指揮使侯益為行營馬步
 都虞候益知軍情將變辭疾不行執政怒之出為商州刺史辛卯以王思
 同為西面行營馬步軍都部署前靜難節度使藥彥稠副之前絳州刺史
 葛從簡為馬步都虞候嚴衛步軍左廂指揮使尹暉羽林指揮使楊思權
 等皆為偏裨暉魏州人也 丁酉加王思同同平章事知鳳翔行府以護
 國節度使安彥威為西面行營都監思同雖有忠義之志而御軍無法潞
 王老於行陳將士徼幸富貴者心皆向之詔遣殿直趙匡祚執亳州團練
 使李重吉幽於宋州洋王從璋行至關西聞鳳翔拒命而還 三月安
 彥威與山南西道張虔劉武定孫漢韶彰義張從賓靜難康福等五節度
 使奏合兵討鳳翔漢韶李存進之子也 乙卯諸道兵大集於鳳翔城下
 攻之克東西關城城中死者甚眾丙辰復進攻城期於必取鳳翔城斬卑

漢守備俱之衆心危急潞王登城泣謂外軍曰吾未冠從先帝百戰出入
生死金創滿身以立今日之社稷汝曹從我目睹其事今朝廷信任讒臣
猜忌骨肉我何罪而受誅乎因慟哭聞者哀之張虔劉性褊急主攻城西
南以白刃驅士卒登城士卒怒大詬反攻之虔劉躍馬走免楊思權因大
呼曰大相公吾主也遂帥諸軍解甲投兵請降於潞王自西門入以幅紙
進潞王曰願王克京城日以臣為節度使勿以為防團潞王即書思權可
邠寧節度使授之王思同猶未之知趣士卒登城再暉大呼曰城西軍已
入城受賞矣衆集棄甲投兵而降其聲震地日中亂兵悉入外軍亦濟思
同等六節度使皆遁去潞王悉歛城中將吏士民之財以犒軍至於鼎釜
皆估直以給之丁巳王思同藥彥稠等走至長安西京副留守劉遂雍閉
門不內乃趣潼關遂雍邠之子也潞王建大將旗鼓整衆而東以孔目官
虞城劉延朗為腹心潞王始憂王思同等併力據長安拒守至岐山聞劉
遂雍不內思同甚喜遣使慰撫之遂雍悉出府庫之財於外軍士前至者
即給賞令過比潞王至前軍賞遍皆不入城唐申潞王至長安遂雍迎謁
率民財以充賞是日西面軍都監王景從等自軍前犇還中外大駭帝
不知所為謂康義誠等曰先帝棄萬國朕外守藩方當是之時為嗣者在
諸公所取耳朕實無心與人爭國既承大業年在幼冲國事皆委諸公朕
於兄弟間不至榛梗諸公以社稷大計見告朕何敢違軍興之初皆自夸
大以為寇不足平今事至於此何方可以轉禍朕欲自迎潞王以大位讓
之若不免於罪亦所甘心朱弘昭馮質大懼不敢對義誠欲悉以宿衛兵
迎降為已功乃曰西師驚潰蓋主將失策耳今侍衛諸軍尚多臣請自往
扼其衝要招集離散以圖後効幸陛下勿為過憂帝遣使召石敬瑭欲令
將兵拒之義誠固請自行帝乃召將士慰諭空府庫以勞之許以平鳳翔
人更賞二百緡府庫不足當以宮中服玩繼之軍士益驕無所畏忌負賜

物揚言於路曰至鳳翔更請一分遣楚臣祚殺李重吉於宋州田祚榜推
重吉責其家財又殺尼惠明初馬軍都指揮使朱洪實為秦王從榮所厚
及朱弘昭為樞密使洪實以宗兄事之從榮勒兵天津橋洪實首為孟漢
瓊擊從榮康義誠由是恨之辛酉帝親至左藏給將士金帛義誠洪實共
論用兵利害洪實欲以禁軍固守洛陽曰如此寇亦未敢徑前然後徐圖
進取可以萬全義誠怒曰洪實為此言欲反邪洪實曰公自欲反乃謂誰
反其聲漸厲帝聞召而訊之二人訟於帝前帝不能辨其是非遂斬洪實
軍士益憤怒壬戌潞王至昭應聞前軍獲王思同王曰思同雖失計然
憲所奉亦可嘉也癸亥至靈口前軍執思同以至王責讓之對曰思同
起行間先帝擢之位至節將常愧無功以報大恩非不知附大王立得富
貴助朝廷自取禍殃但恐死之日無面目見先帝於泉下耳敗而釁鼓固
其所也請早就死王為之改容曰公且休矣王欲宥之而楊思權之徒止

見其面王之過長安尹暉盡取思同家資及妓妾屢言於劉延朗曰若留
思同慮失士心屬王醉不待報擅殺思同及其妻子王醒怒延朗嗟惜者
累日癸亥制以康義誠為鳳翔行營都招討使以王思同副之甲子潞
王至華州獲藥彥稠囚之乙丑至閔鄉朝廷前後所發諸軍遇西軍皆迎
降無一人戰者丙寅康義誠引侍衛兵發洛陽詔以侍衛馬軍指揮使安
從進為京城巡檢從進已受潞王書潛布腹心矣是日潞王至靈寶護國
節度使安彥威臣國節度使安重霸皆降惟保義節度使康思立謀固守
陝城以俟康義誠先是捧聖五百騎戍陝西為潞王前鋒至城下呼城上
人曰禁軍十萬已奉新帝爾輩數人奚為徒累一城人塗地耳於是捧聖
卒爭出迎思立不能禁不得已亦出迎丁卯潞王至陝僚佐說王曰今大
王將及京畿傳聞乘輿已播遷大王宜少留於此先移書慰安京城士庶
王從之移書諭洛陽文武士庶惟朱弘昭馮贇兩族不赦外自餘勿有憂

疑康義誠軍至新安所部將士自相結百什為羣棄甲兵爭先詣陝降累
累不絕義誠至乾壕麾下纔餘數十人遇潞王候騎十餘人義誠解所佩
劍為信因候騎請降於潞王戊辰帝聞潞王至陝義誠軍潰憂駭不
夕所為急遣中使召朱弘昭謀所向弘昭曰急召我欲罪之也赴井死安
從進聞弘昭死殺馮贇於第滅其族傳弘昭贇首於潞王帝欲犇魏州召
孟漢瓊使詣魏州為先置漢瓊不應召單騎犇陝初帝在藩鎮愛信牙將
慕容暹及即位以為控鶴指揮使帝將北度河密與之謀使帥部兵守玄
武門是夕帝以五十騎出玄武門謂暹曰朕且幸魏州徐圖興復汝帥有
馬控鶴從我暹曰生死從大家乃陽為圍困結帝既出即闔門不行已已馮
道等入朝及端門聞朱馮死帝已北走及劉昫欲歸李愚曰天子之出
吾輩不預謀今太后在宮吾輩當至中書遣小黃門取太后進止然後歸
第人臣之義也道曰主上失守社稷人口口惟君是奉無君而入宮城恐非
所宜潞王已處處張榜不若歸侯教令乃歸至天宮寺安從進遣人語
曰潞王倍道而來且至矣相公宜帥百官至穀水奉迎乃止於侍中召百
官中書舍人盧道至馮道曰侯舍人久矣所急者勸進文書宜速具草導
曰潞王入朝百官班迎可也設有廢立當俟太后教令豈可遽議勸進乎
道曰事當務實導曰安有天子在外人臣遽以大位勸人者邪若潞王守
節北向以大義見責將何辭以對公不如帥百官詣宮門進名問安取太
后進止則去就善矣道未及對從進屢遣人趣之曰潞王至矣太后太妃
已遣中使迎勞矣安得有官無班道等即紛然而去既而潞王未至三相
息於上陽門外盧道過於前道復召而語之導對如初李愚曰舍人之言
是也吾輩之罪擢髮不足數康義誠至陝待罪潞王責之曰先帝晏駕立
嗣在諸公今上亮陰政事出諸公何為不能終始陷吾弟至此乎義誠大
懼叩頭請死王素惡其為人未欲遽誅且宥之馬步都虞候黃從簡左龍

武統軍王景戡皆為部下所執降於潞王東軍盡降潞王上牋於太后取
進止遂自陝而東夏四月庚午朔未明閔帝至衛州東數里遇石敬瑭帝
大喜門以社稷大計敬瑭曰聞康義誠西討何如陛下何為至此帝曰義
誠亦叛去矣敬瑭俛首長歎數四曰衛州刺史王弘贄宿將習事請與圖
之乃往見弘贄問之弘贄曰前代天子播遷多矣然皆有將相侍衛府庫
法物使群下有所瞻仰今皆無之獨以五十騎自隨雖有忠義之心將若
之何敬瑭還見帝於衛州驛以弘贄之言告于箭軍使沙守榮韓洪進前
責敬瑭曰公明宗愛塔富貴共之共之憂患亦宜相恤今天子播越委計
於公與皆興復乃以此四者為辭是直欲附賊賣天子耳守榮抽佩刀欲
刺之敬瑭親將陳暉救之守榮與暉闕死洪進亦自刎敬瑭牙內指揮使
劉知遠引兵入盡殺帝左右及從騎獨置帝而去敬瑭遂趣洛陽是日太
后令內諸司至乾壕迎潞王王亟遣還洛陽初潞王罷河中歸私第王淑

妃數遣孟灌瑄有撫之漢瑄自謂於王有舊也至渾池西見王犬牙見其
所陳王曰諸事不言可知仍自預從臣之研王即命斬於路隅壬申
王至蔣橋百官班迎於路傳教以未拜梓宮未可相見馮道等皆上牋勸
進王入謁太后太妃詣西宮伏梓宮慟哭太陳詣闕之由馮道帥百官班
見拜王答拜道等復上牋勸進王立謂道曰予之此行事非獲已俟皇
帝歸闕園寢禮終當還守藩服群公遽言久此甚無謂也癸酉太后下令
廢少帝為鄂王以潞王知軍國事權以書詔印施行百官詣至德宮門待
罪王命各復其位甲戌太后令潞王且即王帝位乙亥即位於柩前帝之
發鳳翔也許軍士以入洛人賞錢百緡既王問三司使王玫以府庫之實
對有數百萬在既而閱實金帛不過三萬兩匹而賞軍之費計應用五十
萬緡帝怒玫請率京城民財以足數日僅得數萬緡帝謂執政曰軍不可
不賞人不可不恤今將奈何執政請據為率無問士庶自居及儻者預

借五月僦直從之 王弘贄遷閔帝於州 解帝遣弘贄之子殿直繼往 醜之戊寅繼至衛州謁見閔帝問來故不 弘贄數進酒閔帝知其有毒不 飲繼然殺之閔帝性仁厚於兄弟敦睦 遭秦王忌疾閔帝坦懷待之卒 免於患及嗣位於潞王亦無嫌而朱弘 口孟漢瓊之徒橫生猜間閔帝不 能遠以至禍敗焉孔妃尚在宮中王 繼之 弘贄王使人謂之曰重吉輩何 在遂殺妃并其四子閔帝之在衛州也 磁州刺史宋令誨遣使問起居 聞其遇害慟哭半日自經死已卯石敬瑭 入朝 乙酉改元大赦 戊子

斬河陽節度使判六軍諸衛兼侍中康 寅釋王景戡襄從簡有司百方歛民財 誠滅其族 已丑誅藥彥稠庚 督責囚繫滿獄負者至自經赴井而軍 遊市肆皆有驕色市人聚詬之 曰汝曹為王 戰立功良苦反使我輩 習杖皆出財為賞汝曹猶揚揚 自得不愧天地乎是時竭左藏舊物及 道貢獻乃至太后太妃器服

皆出之纜及二十萬緡帝患之李專 夜直帝讓之曰卿名有專不能 為我謀此留才安所施乎專美謝曰臣 劣陛下擢任過分然軍賞不給 非臣之責也竊思自長興之季賞賚亟 卒以是驕繼以出陵及出師帑 藏遂涸雖有無窮之財終不能滿驕卒之 心故陛下拱手於危困之中而 得天下夫國之存亡不專繫於厚賞亦 修法度立紀綱陛下苟不改覆 車之轍臣恐徒困百姓存亡未可知也 今 財力盡於此矣宜據所有均給 之何必踐初言乎帝以為然上辰詔林 在鳳翔歸命者自楊思權尹暉 等各賜二馬一駝錢七十緡下至軍人 以二十緡其在京者各十緡軍士 無厭猶怨望為謠言曰除去菩薩扶立 二鐵以閔帝仁弱帝剛嚴有悔心 故也 丙申葬聖德和武欽孝皇帝于 徽陵廟號明宗帝哀經護從至陵 所宿焉

契丹入寇

契丹入寇

契丹入寇

契丹入寇

契丹入寇

後梁太祖開平元年夏五月契丹遣其臣袍笏梅老來通好帝遣太府少卿高頎報之初契丹有八部部各有大人相與約推一人為王建旗鼓以號令諸部每三年則以次相代咸通末有習爾者為王土宇始大其後欽德為玉乘中原多故時入盜邊及阿保機為王尤雄勇五姓奚及七姓室韋達靺咸役屬之阿保機姓邪律氏其疆不肯受代久之阿保機擊黃頭室韋還七部劫之於境上求如約阿保機不得已傳旗鼓且曰我為王九年得漢人多請帥種落居古漢城與漢人守之別自為一部七部許之漢城者故後魏涇鹽縣也地宜五穀有鹽池之利其後阿保機稍以兵擊滅七部復併為一國又北侵室韋女真西貳哭厥故地擊奚滅之復立奚王而使契丹監其兵東北諸夷皆畏服之是歲阿保機帥眾三十萬寇雲州晉王與之連和面會東城約為兄弟廷之帳中縱酒握手盡歡約以今冬共擊梁或勸晉王囚其來可擒也王曰讎敵未滅而失信夷狄自亡之道也阿保機留旬日乃去晉王昭昭以金繒數萬阿保機留馬三千匹雜畜萬計以酬之阿保機既歸而背盟更附于梁晉王由是恨之

二年夏五月己丑契丹王阿保機遣使隨高頎入貢且求冊命帝復遣司農卿渾特賜以手詔約共滅沙陁乃行封冊

均王貞明二年初燕人苦劉守光殘虐軍士多亡歸契丹及守光被圍於幽州其北邊士民多為契丹所掠契丹日益彊大契丹王阿保機自稱皇帝國人謂之天皇王以妻述律氏為皇后置百官至是改元神冊述律后勇決多權變阿保機行兵御衆述律后常預其謀阿保機嘗度磧擊党項留述律后守其帳黃頭臭泊二室韋乘虛合兵掠之述律后知之勒兵以待其至奮擊大破之由是名震諸夷述律后有母有姑皆踞榻受其拜曰吾惟拜天不拜人也晉王方經營河北欲結契丹為援常以叔父事阿保機以叔母事述律后劉守光末年衰困遣參軍韓延徽求援於契丹契

丹主怒其不拜留之使牧馬於野延徽幽州人有智略頗知屬文述律后言於契丹主曰延徽能守節不屈此今之賢者奈何辱以牧圉宜禮而用之契丹主召延徽與語悅之遂以為謀主舉動訪焉延徽始教契丹建牙開府築城郭立市里以處漢人使各有配偶墾荒田由是漢人各安生業逃亡者益少契丹威服諸國延徽有助焉頃之延徽逃奔晉陽晉王欲置之幕府掌書記上緘疾之延徽不自安求東歸省母過真定止於鄉人王德明家德明問所之延徽曰今河北皆為晉有當復詣契丹耳德明曰叛而復往得無取死乎延徽曰彼自吾來如喪手目今往詣之彼手目復完安肯害我既省母遂復入契丹契丹主聞其至大喜如自天而下拊其背曰曷者何往延徽曰思母欲告歸恐不聽故私歸耳契丹主待之益厚及稱帝以延徽為相累遷至中書令晉王遣使至契丹延徽寓書於晉王敘所以北去之意且曰非不戀英主非不思故鄉所以不留正懼王緘之

詭耳因以老母為託且曰延徽在此契丹必不南牧故終同光之世契丹不深入為寇延徽之力也

三年晉王使其弟威塞軍防禦使存矩募兵存矩得五百騎自部送之以青州盧文進為裨將兵叛殺存矩文進帥其眾奔契丹 初幽州北七百里有渝關下有渝水通海自關東北循海有道道狹處纒數尺旁皆亂山高峻不可越比至進牛口舊置八防禦軍募土兵守之田租皆供軍食不入於薊幽州歲致繒纒以供戰士衣每歲早穫清野堅壁以待契丹契丹至則閉壁不戰俟其去選驍勇據隘邊之契丹常失利走土兵皆自為田園力戰有功則賜勳加賞由是契丹不敢輕入寇及周德威為盧龍節度使恃勇不脩邊備遂失渝關之險契丹每芻牧於營平之間德威又忌幽州舊將有名者往往殺之吳王遣使遺契丹主以猛火油曰攻城以此油燃火焚樓櫓敵以水沃之火愈熾契丹主大喜即選騎三萬欲攻幽州述

律后晒之曰豈有試油而攻一國乎因指帳前樹謂契丹主曰此樹無皮
可以生乎契丹主曰不可述律后曰幽州城亦猶是矣吾但以三千騎伏
其旁掠其四野使城中無食不過數年城自困矣何必如此躁動輕舉萬
一不勝為中國笑吾部落亦解體矣契丹主乃止三月盧文進引契丹兵
急攻新州刺史安金全不能守棄城走文進以其部將劉殷為刺史使守
之晉王使周德威合河東鎮定之兵攻之旬日不克契丹主帥眾三十萬
救之德威眾寡不敵大為契丹所敗奔歸 契丹乘勝進圍幽州聲言有
眾百萬輶車毳幕彌漫山澤盧文進教之攻城為地道晝夜四面俱進城
中穴地然膏以邀之又為上山以臨城城中鎔銅以灑之日殺千計而攻
之不止周德威遣間使詣晉王告急王方與梁相持河上欲分兵則兵少
欲勿救恐失之憂形於色謀於諸將獨李嗣源李存審閻寶勸王救之王
喜曰昔太宗得一李靖猶擒頡利今吾有猛將三人復何憂哉存審寶以

為虜無輜重勢不能久俟其野無所掠食盡自還然後踵以擊之李嗣源
曰周德威社稷之臣今幽州朝夕不保恐變生於中一何暇待虜之衰臣請
身為前鋒以赴之王曰公言是也即日命治兵夏四月晉王命嗣源將兵
先進軍于涑水閻寶以鎮定之兵繼之 秋七月晉王以李嗣源閻寶

兵少未足以敵契丹辛未命李存審將兵益之

八月契丹圍幽州

且二百日城中危困李嗣源閻寶李存審步騎七萬會于易州存審曰虜
眾吾寡虜多騎吾多步若平原相遇虜以萬騎蹂吾陣吾無遺類矣嗣源
曰虜無輜重吾行必載糧食自隨若平原相遇虜抄吾糧吾不戰自潰矣
不若自山中潛行趣幽州與城中合勢若中道遇虜則據險拒之甲午自
易州北行庚子踰大房嶺循澗而東嗣源與養子從珂將三千騎為前鋒
距幽州六十里與契丹遇契丹驚却晉兵翼而隨之契丹行山上晉兵行
澗下每至谷口契丹輒邀之嗣源父子力戰乃得進至山口契丹以萬餘

騎遮其前將士失色嗣源以百餘騎先進免胄揚鞭胡語謂契丹曰汝無故犯我疆場晉王命我將百萬衆直抵西樓滅汝種族因躍馬奮槌三入其陳斬契丹酋長一人後軍齊進契丹兵却晉兵始得出李存審命步兵伐木為鹿角人持一枝止則成寨契丹騎環寨而過寨中發萬弩射之流矢蔽日契丹人馬死傷塞路將至幽州契丹列陳待之存審命步兵陳於其後戒勿動先令羸兵曳柴然草而進煙塵蔽天契丹莫測其多少因鼓譟合戰存審乃趣後陳起乘之契丹大敗席卷其衆自北山去委棄車帳鎧仗羊馬滿野晉兵追之俘斬萬計辛丑嗣源等入幽州周德威見之握手流涕契丹以盧文進為幽州留後其後又以為盧龍節度使文進常居平州帥奚騎歲入北邊殺掠其民晉人自瓦橋運糧輸薊城雖以兵援之不免抄掠契丹每入寇則文進帥漢卒為鄉導盧龍巡屬諸州為之殘弊四年初契丹主之弟撒剌阿撥號北大王謀作亂於其國事覺契丹主

數之曰汝與吾如手足而汝與此心我若殺汝則與汝何異乃囚之其心而釋之撒剌阿撥帥其衆拜晉王厚遇之妻為假子任為刺史胡柳之戰以其妻子來奔

龍德元年趙王鎔養子張文禮既殺趙王遣間使因盧文進求援於契丹

事見後唐滅梁

契丹主既許盧文進出兵王郁又說之曰鎮州美女如雲金帛

如山天皇王速往則皆已物也不然晉王所有矢契丹主以為然悉發所府之衆而南述律后諫曰吾有西樓羊馬之富其樂不可勝窮也何必勞師遠出以乘危徼利乎吾聞晉王用兵天下莫敵肱有危敗悔之何及契丹主不聽十二月辛未攻幽州李紹宏嬰城自守契丹長驅而南圍涿州旬日拔之擒刺史李嗣弼進寇定州王都告急于晉晉王自鎮州將親軍五千救之遣神武都指揮使王恩同將兵戍狼山之南以拒之二年春正月甲午晉王至新城南候騎白契丹前鋒宿新樂涉沙河而南

將士皆失色卒有亡去者主將斬之不能止諸將皆曰虜傾國而來吾衆寡不敵又聞梁寇內侵宜且還師魏州以救根本或請釋鎮州之圍西入井陘避之晉王猶豫未決中門使郭崇韜曰契丹為王郁所誘本利貨財而來非能救鎮州之急難也王新破梁兵威振夷夏契丹聞王至心沮氣索苟挫其前鋒遁走必矣李嗣昭自潞州至亦曰今疆敵在前吾有進無退不可輕動以搖人心晉王曰帝王之興自有天命契丹其如我何吾以數萬之衆平定山東今遇此小虜而避之何面目以臨四海乃自帥鐵騎五千先進至新城北半出桑林契丹萬餘騎見之驚走晉王分軍為二逐之行數十里獲契丹主之子時沙河橋狹冰薄契丹陷溺死者甚衆是夕晉王宿新樂契丹主車帳在定州城下敗兵至契丹舉衆退保望都晉王至定州王都迎謁於馬前宴於府第請以愛女妻王子繼岌戊戌晉王引兵趣望都契丹道戰晉王以親軍千騎先進遇奚酋禿飯五千騎為其所圍晉王力戰出入數四自午至申不解李嗣昭聞之引三百騎橫擊之虜退王乃得出因縱兵奮擊契丹大敗逐北至易州會大雪彌旬平地數尺契丹人馬無食死者相屬於道契丹主舉七十指天謂盧文進曰天未令我至此乃北歸晉王引兵躡之隨其行止見其野宿之所布幕於地周環方正皆如編翦雖去無一枝亂者歎曰虜用法嚴乃能如是中國所不及也晉王至幽州使二百騎躡契丹之後曰虜出境即還騎恃勇追擊之悉為所擒惟兩騎自它道走免契丹主責王相執之以歸自是不聽其謀晉代州刺史李嗣肱將兵定媯儒武等州授山北都團練使是歲契丹改元天贊

後唐莊宗同光元年春三月契丹寇幽州晉王問帥於郭崇韜薦橫海節度使李存審時存審卧病已卯徙存審為盧龍節度使與疾赴鎮以蕃漢馬步副總管李嗣源領橫海節度使夏閏四月甲午契丹寇

幽州至易定而還

二年春正月甲辰幽州奏契丹入寇至瓦橋以天平軍鄧度使李嗣源為

北面行營都招討使陝州留後翟彥威副之宣徽使李紹宏為監軍將兵

救幽州 契丹出塞召李嗣源旋師命泰寧節度使李紹欽澤州刺史董

璋戍瓦橋 李存審奏契丹去復得新州 三月乙巳鎮州言契丹

將犯塞詔橫海節度使李紹斌北京左廂馬軍指揮使李從珂帥騎兵分

道備之天平節度使李嗣源屯邢州紹斌本姓趙名行實幽州人也

庚戌幽州奏契丹寇新城 夏五月幽州言契丹將入寇甲寅以橫海

節度使李紹斌充東北面行營招討使將大軍度河而北契丹屯幽州東

南城門之外虜騎充斥饋運多為所掠 秋七月契丹恃其疆盛遣使

就帝求幽州以虜盧文進時東北諸夷皆役屬契丹惟勃海未服契丹主

謀入寇恐勃海掎其後乃先舉兵擊勃海之遼東遣其將禿飯及盧文進

言平等州以擾燕地 九月契丹攻勃海無功而還 丁巳幽州言

契丹入寇 冬十月易定言契丹入寇 十二月己巳命宣武節度

使李嗣源將宿衛兵三萬七千人赴汴州遂如幽州禦契丹

三年春正月契丹寇幽州 二月上以契丹為憂與郭崇韜謀以威名

宿將零落殆盡李紹斌位望素輕欲徙李嗣源鎮真定為紹斌聲援崇韜

深以為便

明宗天成元年春正月契丹主擊女貞及勃海恐唐乘虛襲之戊寅遣梅

老鞋里來脩好 秋七月契丹主攻勃海拔其夫餘城更命曰東丹國

命其長子突欲鎮東丹號人皇王以次子德光守西樓號元帥太子帝遣

供奉官姚坤告哀於契丹契丹主聞莊宗為亂兵所害慟哭曰我朝定兒

也吾方欲救之以勃海未下不果徃致吾兒及此哭不已虜言朝定猶華

言朋友也又謂坤曰今天子聞洛陽有急何不救對曰地遠不能及曰何

故自立坤為言帝所以即位之由契丹主曰漢兒喜飾說母多談突欲侍側曰牽牛以蹊人之田而奪之牛可乎坤曰中國無主唐天子不得已而立亦猶天皇王初有國豈彊取之乎契丹主曰理當然又聞吾兒專好聲色遊畋不恤軍民宜其及此我自聞之舉家不飲酒散遣伶人解縱鷹犬若亦効吾兒所為行自亡矣又曰吾兒與我雖世舊然屢與我戰爭於今天子則無怨足以修好若與我大河之北吾不復南侵矣坤曰此非使臣之所得專也契丹主怒囚之旬餘復召之曰河北恐難得得鎮定幽州亦可也給紙筆趣令為狀坤下可欲殺之韓延徽諫乃復囚之 辛巳契丹主阿保機卒於夫餘城述律后召諸將及酋長難制者之妻謂曰我今寡居汝不可不効我又集其夫泣問曰汝思先帝乎對曰受先帝恩豈得不思曰果思之宜往見之遂殺之 八月丁亥契丹述律后使少子安端少君守東丹與長子突欲奉契丹主之喪將其眾發夫餘城 于幽州

言契丹寇邊命齊州防禦使安審通將兵禦之

九月契丹述律后愛

中子德光欲立之至西樓命與突欲俱乘馬立帳前謂諸酋長曰二子吾皆愛之莫知所立汝曹擇可立者執其轡酋長知其意爭執德光轡謹隲

曰願事元帥太子后曰眾之所欲吾安敢違遂立之為天皇玉突欲慍帥

數百騎欲奔唐為邏者所遏述律后不罪遣歸東丹天皇王尊述律后為

太后國事皆決焉太后復納其姪為天皇王

后天皇王性孝謹母

病不食亦不食侍

於毋前應對或不稱旨毋楊眉視之輒懼而趨避非復召不敢見也以韓

延徽為政事令聽姚坤歸復命遣其臣阿思沒骨發來告哀 冬十月

庚子幽州奏契丹盧龍節度使盧文進采輯初文進為契丹守平州帝即

位遣間使說之以易代之後無復嫌怨文進所部皆華人思歸乃殺契丹

戍平州者帥其眾十餘萬車帳八千乘來奔

十一月癸巳以盧文進

為義成節度使同平章事

二年秋九月壬申契丹來請修好遣使報之

三年春正月契丹陷平州

初義武節度使燕中書令王都鎮易定十

餘年自除刺史以下官租賦皆贍本軍及安重誨用事稍以法制裁之帝

亦以都篡父位惡之時契丹數犯塞朝廷多屯兵於幽易間大將往來都

陰為之備浸成猜阻都恐朝廷移之它鎮腹心和昭訓勸都為自全之計

都乃求昏於盧龍節度使趙德鈞又知成德節度使王建立與安重誨有

隙遣使結為兄弟陰與之謀復河北故事建立陽許而密奏之都又以蠟

書遣青徐潞益梓五帥離間之又遣人說北面副招討使歸德節度使王

晏球晏球不從乃以金遺晏球使下使圖之不克四月癸巳晏球以都反

狀聞詔宣徽使張延朗與北面諸將議討之 庚子詔削奪王都官爵壬

寅以王晏球為北面招討使權知定州行州事以橫海節度使安審通為

副招討使以鄭州防禦使張虔瓘為都監發諸道兵會討定州是日晏

球攻定州拔其北關城都以重賂求救於奚酋禿餒五月禿餒以萬騎突入

定州晏球退保曲陽都與禿餒就攻之晏球與戰於嘉山下大破之禿餒

以二千騎奔還定州晏球追至城門因進攻之得其西關城定州城堅不

可攻晏球增修西關城以為行府使三州民輸糗供軍食而守之 丑晏

球聞契丹發兵救定州將大軍趣望都遣張延朗分兵退保新樂迺朗遂

之真定留趙州刺史朱建豐將兵修新樂城契丹已自它道入定州與王

都夜襲新樂破之殺建豐乙丑王晏球張延朗會於行唐丙寅至曲陽王

都乘勝悉其眾與契丹五千騎合萬餘人邀晏球等於曲陽丁卯戰于城

南晏球集諸將校令之曰王都輕而驕可一戰擒也今日諸君報國之時

也悉去矛矢以短兵擊之回顧者斬於是騎兵先進奮搦揮劍直衝其陣

大破之僵尸蔽野契丹死者過半餘眾北走都與禿餒得數騎僅免盧龍

節度使趙德鈞邀擊契丹北走者殆無孑遺 秋七月壬戌契丹復遣

其酋長楊隱將七千騎救定州王晏球逆戰於唐河北大破之甲子追至易州時又雨水漲契丹為唐所俘斬及陷溺死者不可勝數契丹北走道路溼澤人馬飢疲入幽州境八月甲戌趙德鈞遣牙將武從諫將精騎邀擊之分兵扼險要生擒楊隱等數百人餘眾散村接村民以白挺擊之其得脫歸國者不過數十人自是契丹沮氣不敢輕犯塞初莊宗徇地河北獲小兒畜之宮中及長賜姓名曰李繼陶帝即位縱遣之王都得之使衣黃袍坐堞間謂王晏球曰此莊宗皇子也已即帝位公受先朝厚恩曾不念乎晏球曰公作此小數竟何益吾今教公二策不悉衆決戰則束手出降耳自餘無以求生也

閏月戊申趙德鈞獻契丹俘楊隱等諸將皆請誅之帝曰此曹皆虜中駭將殺之則虜絕望不若存之以紓邊患乃赦楊隱等酋長五十人置之親衛餘六百人悉斬之契丹遣梅老季表于入貢初盧文迪來降契丹以蕃漢都提舉使張希崇代之為盧龍節

度使守平州遣親將以三百騎監之希崇本書生為幽州牙將沒於契丹性和易契丹將稍親信之因與其部曲謀南歸部曲泣曰歸固寢食所不志也然虜衆我寡奈何希崇曰吾語其將殺之兵必潰去此去虜帳千餘里比其知而徵兵吾屬去遠矣衆曰善乃先為窰實以石灰明日召虜將飲醉并從者殺之投諸窰中其營在城北亟發兵攻之契丹衆皆潰去希崇悉舉其所部二萬餘口來奔詔以為汝州刺史冬十月王都據定州守備固伺察嚴諸將屢有謀翻城應官軍者皆不果帝遣使者促王晏球攻城晏球與使者聯騎巡城指之曰城高峻如此借使主人聽外兵登城亦非梯衝所及徒多殺精兵無損於賊如此何為不若食三州之租愛民養兵以俟之彼必內潰帝從之

四年春正月王都禿飯欲突圍走不得出二月癸丑定州都指揮使馬讓能開門納官軍都舉於自焚擒禿飯及契丹二千人辛亥以王晏球為天

平節度使與趙德鈞並加兼侍中充餞至大梁斬於市 夏四月契丹

寇雲州 五月契丹寇雲州

長興元年冬十一月契丹東丹王突欲自以失職帥部曲四十人越海自登州來奔

二年春三月辛酉賜契丹東丹王突欲姓東丹名慕華以為懷化節度使瑞慎等州觀察使其部曲及先所俘契丹將楊隱等皆賜姓名楊隱姓狄名懷惠 秋九月己亥更賜東丹慕華姓名曰李贊華

三年 初契丹舍利煎刺與楊隱皆為趙德鈞所擒契丹屢遣使請之上謀於羣臣德鈞等皆曰契丹所以數年不犯邊數求和者以此輩在南故也縱之則邊患復生上以問冀州刺史楊榘對曰煎刺契丹之驍將鄒助王都謀危社稷幸而擒之陛下免其死為賜已多契丹失之如喪手足彼在朝廷數年知中國虛實若得歸為患必深 俄遣出塞則帝自發天矣

憐之無及上乃止檀沙陀人也 上欲授李贊華以河南藩鎮群臣皆以

為不可上曰吾與其父約為昆弟故贊華歸我吾老矣後世繼體之君雖欲招之其可致乎夏四月癸亥以贊華為義成節度使為選朝士為僚屬輔之贊華但優遊自奉不豫政事上嘉之雖時有不法亦不問以莊宗後宮夏氏妻之贊華好飲人血姬妾多刺臂以吮之婢僕小過或抉目或刀割火灼夏氏不忍其殘奏離昏為尼 五月契丹使者送羅娜辭歸國

上曰朕志在安邊不可不少副其求乃遣前骨舍利與之俱歸契丹以不得煎刺自是數寇雲州及恆武 初契丹既疆寇抄盧龍諸州皆偏幽州城門之外虜騎充斥每自涿州運糧入幽州虜多伏兵於間溝掠取之及趙德鈞為節度使使城間溝而戍之為良鄉縣糧道稍通幽州東十里之外又不敢樵牧德鈞於州東五十里城潞縣而戍之近州之民始得稼穡至是又於州東北百餘里城三河縣以通薊州運路虜騎來爭德鈞擊却之

九月庚辰朔奏城三河畢邊人賴之

孟知祥據蜀

後唐明宗天成元年秋七月孟知祥陰有據蜀之志閱庫中得鎧甲二十萬置左右牙等兵十六營凡九萬六千人營於牙城內外 初郭崇韜以蜀騎兵分左右驍銳等六營凡三千人步兵分左右寧遠等二十營凡二萬四千人八月孟知祥增置左右衝山等六營凡六千人營於羅城內外又置義寧等二十營凡九萬六千人分戍管內州縣就食又置左右牢城四營凡四千人分戍成都境內 秋九月壬戌孟知祥置左右飛棹兵六營凡六千人分戍濱江諸州習水戰以備夔峽 初魏王繼岌郭崇韜率蜀中富民輸犒賞錢五百萬緡聽以金銀緡帛充晝夜督責有自殺者給軍之餘猶二百萬緡至是任圜判三司知成都富饒遣監鐵判官太僕卿趙季良為孟知祥官告國信兼三川都制置轉運使冬十月季良至成都蜀

人欲皆不與知祥曰府庫它人所聚輸之可也州縣租稅以贍鎮兵十萬決不可得季良但發庫物不敢復言制置轉運職事矣安重誨以知祥及東川節度使董璋皆據險要擁彊兵恐久而難制又知祥乃莊宗近姻陰欲圖之客省使泗州防禦使李巖自請為西川監軍必能制知祥已酉以巖為西川都監文思使太原朱弘昭為東川副使李巖母賢明謂巖曰汝前啓滅蜀之謀今日再往必以死報蜀人矣

二年春正月孟知祥聞李巖來監其惡之或請奏止之知祥曰何必然吾有以待之遣使至綿劍迎候會武信節度使李紹文卒知祥自言嘗密詔許便宜從事壬戌以西川節度副使內外馬步都指揮使李敬周為遂川留後促之上道然後表聞巖先遣使至成都知祥自以於巖有舊恩冀其懼而自回乃盛陳甲兵以示之巖不以為意 孟知祥禮遇李巖甚厚一日謁知祥謂曰公前奉使王衍歸而請兵伐蜀莊宗用公言遂致兩國俱

亡今公復來蜀人懼矣且天下皆廢監軍公獨來監吾軍何也嚴恆怖求
哀知祥曰衆怒不可遏也遂揖下斬之又召左廂馬步都虞候丁知俊知
俊大懼知祥指嚴尸謂曰昔嚴奉使汝為之副然則故人也為我瘞之因
誣奏嚴詐宣口敕云代臣赴闕又擅許將士優賞臣輒已誅之內八作使
楊令芝以事入蜀至鹿頭關聞嚴死奔還朱弘昭在東川聞之亦懼謀歸
洛會有軍事董璋使之入奏弘昭偽辭然後行由是得免 二月帝遣
客省使李仁矩如西川傳詔安諭孟知祥及吏民甲戌至成都 先是孟
知祥遣牙內指揮使文水武漳迎其妻瓊華長公主及子仁贊於晉陽及
鳳翔李臘聞知祥殺李嚴止之以聞帝聽其歸蜀丙申至成都 監鐵判
官趙季良與孟知祥有舊知祥奏留季良為副使朝廷不得已四月以季
良為西川節度副使李昊歸蜀知祥以為觀察推官

三年春三月孟知祥屢與董璋爭益利璋誘商旅販東川鹽入西川知祥

患之乃於漢州置三場重征之歲得錢七萬緡商旅不復之東川 先是
詔發西川兵戍夔州孟知祥遣左肅邊指揮使毛重威將三千人往頃之
知祥奏瓊中萬三州已平請召戍兵還以資饋運帝不許知祥陰使人誘
之重威帥其衆鼓譟逃歸帝命按其罪知祥請而免之

四年夏五月帝將祀南郊遣客省使李仁矩以詔諭兩川令西川獻錢一
百萬緡皆辭以軍用不足西川獻五十萬緡東川獻十萬緡仁矩帝在藩
鎮時客將也為安重誨所厚恃恩驕慢至梓州董璋置宴召之日中不往
方擁妓酣飲璋怒從卒徒執兵入驛立仁矩於階下而諾之曰公但聞西
川斬李客省謂我獨不能邪仁矩流涕拜請僅而得免既而厚賂仁矩以
謝之仁矩還言璋不法未幾帝復遣通事全及李彥珣詣東川入境失小
禮璋拘其從者彥珣奔還 秋九月鄰州兵戍東川者歸本道董璋擅
留其壯者選羸老歸之仍收其甲兵 冬十月辛亥割閬果二州置保

寧軍壬子以內客省使李仁矩為鄧度使 先是西川常發蜀糧饋峽路
 孟知祥辭以本道兵自多難以奉它鎮詔不許屢督之甲寅知祥奏稱財
 力乏不奉詔 十二月安重誨既以李仁矩鎮閬州使與綿州刺史武
 履皆將兵赴治處裕帝之故吏重誨之外兄也重誨使仁矩詞董璋反狀
 仁矩增飭而奏之朝廷又使武信節度使夏魯奇治遂州城隍繕甲兵益
 兵戍之璋大懼時道路傳言又將割絳龍為鄧鎮孟知祥亦懼璋素與知
 祥有隙未嘗通問至是璋遣使詣成都請為其子娶知祥女知祥許之謀
 併力以拒朝廷

長興元年春正月董璋遣兵築七寨於劔門 辛巳孟知祥遣趙季良如
 梓州修好 二月乙未朔趙季良還成都謂孟知祥曰董公貪殘好勝
 志大謀短終為西川之患都指揮使李仁罕張業欲置宴召知祥先二日
 有屋告二將謀以宴日室知祥知祥詰之無狀 丁酉推始言者軍校

延昌王行本腰斬之 戊戌就宴盡 左右獨請仁罕第仁罕叩頭流涕

曰老兵惟盡死以報德由是諸將皆附而服之 壬子孟知祥董璋

同上表言兩川聞朝廷於閬中建節帥 遂益兵無不憂恐上以詔書慰諭

之 董璋恐綿州刺史武履裕知其所為夏四月甲子朔表兼行軍

司馬囚之府廷 戊戌加孟知祥兼中書令 五月董璋閱集民兵

皆剪髮黥面復於劔門北置永定關布列烽火 孟知祥累表請割雲

安等下三監監隸西川以益直瞻寧江屯兵 辛卯許之 董璋遣兵掠

遂閬鎮戍 秋十月戊辰兩川以朝 廷繼遣兵屯遂閬復有論奏自是

東北商旅少敢入蜀 董璋之子光業 為宮苑使在洛陽璋與書曰朝廷

割吾支郡為鄧鎮屯兵三千是殺我必 天汝見拒要為吾言如朝廷更發

一騎入斜谷吾必顛汝訣矣光業以書 示樞密承旨李處繼未幾朝廷又

遣別將荀威又將兵戍閬州光業謂處 繼曰此兵未至吾父必反吾不敢

自愛恐煩朝廷調發願止此兵吾父保無心官屢徵以告安重誨重誨不從
璋聞之遂反利閬遂三鎮以聞且言已堅兵將攻三鎮重誨曰臣又知其
如此陛下含容不討耳帝曰我不負人人負我則討之九月癸亥西
川進奏官蘇愿白孟知祥云朝廷欲大發兵討兩川知祥謀於副使趙季
良季良請以東川先取遂閬然後併兵守劔門則大軍雖來吾無內顧之憂矣
知祥從之遣使約董璋同舉兵璋移檄利閬遂三鎮數其離間朝廷引兵
擊閬州庚午知祥以都指揮使李仁罕為行營都部署漢州刺史趙廷隱
副之簡州刺史張業為先鋒都揮使將兵三萬攻遂州別將牙內都指揮
使侯弘實先登指揮使孟思恭將兵四千會璋攻閬州東川兵至閬州
諸將皆曰董璋又蓄反謀以金帛啗其士士氣不可當宜深溝高壘以
挫之不過旬日大軍至賊自走矣李仁罕曰蜀兵懦弱安能當我精卒遂
出戰兵未交而潰歸董璋晝夜攻之庚辰以陷殺仁罕滅其族初璋為梁

將指揮使姚洪嘗隸麾下至是心兵千人戍閬州璋密以書誘之洪投
厠城陷璋執洪而讓之曰吾自行間與汝今日何相負洪曰老賊汝昔
為李氏奴掃馬糞得鬻灸感恩無窮今天子用汝為節度使何負於汝而
反邪汝猶負天子吾受汝何恩而云相負我汝奴材固無取吾義士豈忍
為汝所為乎吾寧為天子死不能與人奴並生璋怒然鑊於前令壯士十
人剖其肉自啗之洪至死罵不絕聲帝置洪二子於近衛厚給其家丙
戌下制削董璋官爵與兵討之丁亥以孟知祥兼西南面供饋使以天
雄節度使石敬瑭為東川行營都招討使以夏魚奇為之副璋使孟思恭
分兵攻集州思恭輕進敗歸璋怒遣遂成都知祥免其官戊子以石敬瑭
權知東川事庚寅以右武衛上將軍王思同為西都留守兼行營馬步都
虞候為伐蜀前鋒冬十月癸巳李仁罕圍遂州夏魚奇嬰城固守孟
知祥命都押牙高敬柔帥資州義軍二萬人築長城環之魚奇遣馬軍都

指揮使康文通出戰文通聞閬州陷遂以其衆降於仁罕戊戌董璋引兵趣利州遇兩糧運不繼還閬州知祥聞之驚曰此破閬中正欲徑取利州其帥不武必望風遁去吾獲其倉廩據漫天之險北軍終不能西救武信今董公僻處閬州遠棄劔閣非計也欲遣兵三千助守劔門璋固辭曰此已有備丁未族誅董光業孟知祥以故蜀鎮江節度使張武為峽路行營招收討伐使將水軍趣夔州以左飛棹指揮使袁彥超副之癸丑東川兵陷徵合巴蓬果五州十一月戊辰張武至渝州刺史張環降之遂取瀘州遣先鋒將朱偓分兵趣黔涪石敬瑭入散關階州刺史王弘贄溫州刺史馮暉與前鋒馬步都虞候王思同步軍都指揮使趙在禮引兵出人頭山後過劔門之南還襲劔門壬申克之殺東川兵三千人獲都指揮使齊彥溫據而守之暉魏州人也甲戌弘贄等破劔州而大軍不繼乃焚其廬舍取其資糧還保劔門乙亥詔削孟知祥官爵己卯董璋遣使

至成都告急知祥聞劔門失守大懼曰董公誤我庚辰遣牙內都指揮使李肇將兵五千赴之戒之曰爾倍道兼行元據劔州北軍無能為也又遣使詣遂州令趙廷隱將萬人會屯劔州又遣故蜀永平節度使李筠將兵四千趣龍州守要害時天寒士卒恐懼觀望不進廷隱流涕諭之曰今北軍勢盛汝曹不力戰却敵則妻子皆為人有矣衆心乃奮董璋自閬州將兩川兵屯木馬寨先是西川牙內指揮使太谷隴福誠昭信指揮使謝錕屯來蘇村聞劔門失守相謂曰使北軍更得劔州則二蜀勢危矣遽引部兵千餘人間趣劔州始至官軍萬餘人自北山大下會日暮二人謀曰衆寡不敵速明則吾屬無遺矣福誠夜引兵數百升北山大譟於官軍營後錕帥餘衆操短兵自其前急擊之官軍大驚空營遁去復保劔門十餘日不出孟知祥聞之喜曰吾始謂弘贄等克劔門徑據劔州堅守其城或引兵直趣梓州董公必棄閬州奔還我軍失援亦須解遂州之圍如此則

內外受敵兩川震動勢可憂危今迺焚毀劔州運糧東歸劔門頓兵不進
吾事濟矣官軍分道趣文州將龔龍州為西川定遠指揮使潘福超義勝
都頭太原沙延相所敗甲申張武卒於渝州知祥命袁孝超代將其兵朱
偓將至涪州武泰鄧度使楊漢賓棄黔南轉忠州偓追至豐都還取涪州
知祥以成都支使崔善權武泰留後董璋遣前陵州刺史王暉將兵三千
會李肇等分屯劔州南山 十二月壬辰石敬瑭至劔門乙未進屯劔
州北山趙廷隱陳于牙城後山李肇王暉陳于河橋敬瑭引步兵進擊
隱廷隱擇善射者五百人伏敬瑭歸路按甲待之矛稍欲相及乃揚旗鼓
謀擊之北軍退走顛墜下山俘斬百餘人敬瑭又使騎兵衝河橋李肇以
彊弩射之騎兵不能進薄暮敬瑭引去廷隱引兵躡之與伏兵合擊敗之
敬瑭還屯劔門 石敬瑭征蜀未有功使者自軍前來多言道險狹進兵
甚難關右之人疲於轉餉往往窟匿山谷聚為盜賊上憂之壬子謂

曰謹能辦吾事者吾當自行耳安重誨曰臣職忝機密軍威不振臣之
也臣請自往督戰上許之重誨即拜辭癸丑遂行日馳數百里西方藩鎮
聞之無不惶駭錢帛芻糧晝夜輦運赴利州人畜斃於山谷者不可勝
紀時上已踈重誨石敬瑭本不欲西征及重誨離上側乃敢累表奏論以
為蜀不可伐上頗然之 西川兵先戍夔州者千五百上悉縱歸
二年春正月壬戌孟知祥奉表謝 庚午李仁罕陷遂州夏魯奇自殺
癸酉石敬瑭復引兵至劔州屯于北山孟知祥梟夏魯奇首以示之魯奇
二子從敬瑭在軍中泣請往取其首葬之敬瑭曰知祥長者必葬而父豈
不愈然首異處乎既而知祥果收葬之敬瑭與趙廷隱戰不利復還劔門
鳳翔鄧度使朱弘昭奏安重誨怨望不可令至行營又遣石敬瑭書使
逆止敬瑭上言重誨至恐人情有變宣徽使孟漢瓊亦言重誨過惡有詔
召還 事見安重 二月己丑朔石敬瑭以遂閬既陷糧運不繼燒營

北歸軍前以告孟知祥匿其書謂趙季良曰北軍漸進奈何季良曰不過
綿州必遁知祥問其故曰我逸彼勞彼懸軍千里糧盡能無遁乎知祥大
笑以書示之 兩川兵追石敬瑭至利州壬辰昭武節度使李彥瑋棄城
走甲午兩川兵入利州孟知祥以趙廷隱為昭武留後廷隱遣使密言於
知祥曰董璋多詐可與同憂不可與同樂佗日必為公患因其至劍州勞
軍請圖之并兩川之衆可以得志於天下知祥不許璋入廷隱營留宿而
去廷隱歎曰不從吾謀禍難未已 庚子孟知祥以武信留後李仁罕為
峽路行營詔討使使將水軍東略地 乙巳趙廷隱李肇自劍州引還留
兵五千戍利州丙午董璋奔還東川留兵三千戍果閬 丁巳李仁罕陷
忠州 三月巳未蜀李仁罕陷萬州庚申陷雲安監 李仁罕至夔州
寧江節度使安崇阮棄鎮與楊漢賓自均房逃歸壬戌仁罕陷夔州
夏四月巳酉以天雄節度使同平章事石敬瑭兼六軍諸衛副使 五

月巳亥下詔以重誨離間 孟知祥董璋錢鏐為重誨罪 丙午帝遣西川
進奏官蘇愿東川軍將劉澄各還本道諭以安重誨奉命與兵致討今已
伏辜 冬十一月癸巳蘇愿至成都孟知祥聞甥姨在朝廷者皆無恙
遣使告董璋欲與之俱上表謝罪璋怒曰孟公親戚皆完固宜歸附璋已
族滅尚何謝為詔書皆在蘇愿腹中劉澄安得豫聞璋豈不知邪由是復
為怨敵 乙未李仁罕自夔州引兵還成都 十二月昭武留後趙廷
隱白孟知祥以利州城塹已完頃在劍州與牙內都指揮使李肇同功頭
以昭武讓肇知祥褻諭不許廷隱三讓癸酉知祥召廷隱還成都以肇代
之

三年春正月孟知祥以朝廷恩意優厚而董璋塞綿州路不聽遣使入謝
與節度副使趙季良等謀欲發使自峽江上表掌書記李昊曰公不與東
川謀而獨遣使則異日負約之責在我矣乃復遣使語之璋不從二月趙

季良與諸將議遣昭武都監太原高彥儔將兵攻取壁州以絕山南兵轉入山後諸州者孟知祥謀於僚佐李昊曰朝廷遣蘇愿等西歸未嘗報謝今遣兵侵軼公若不顧墳墓甥姝則不若傳檄舉兵直取梁洋安用壁州乎知祥乃止季良由是惡昊孟知祥三遣使說董璋以主上加禮於兩川苟不奉表謝罪恐復致討璋不從三月辛丑遣李昊詣梓州極論利害璋見昊詬怒不許昊還言於知祥曰璋不通謀議且有窺西川之志公宜備之夏四月東川節度使董璋會議將謀襲成都皆曰必克前陵

州刺史王暉曰劔南萬里成都為大時方盛夏師出無名必無成功璋不從孟知祥聞之遣馬軍都指揮使潘仁嗣將三千人詣漢州訶之璋入境破白楊林鎮執戍將武弘禮聲勢甚盛知祥憂之趙季良曰璋為人勇而無恩士卒不附城守則難克野戰則成擒矣今不守巢穴公之利也璋用兵精銳皆在前鋒公宜以羸兵誘之以勁兵待之始雖小衄後必大捷璋

素有威名今舉兵暴至人心危懼公當自出禦之以彊衆心趙廷隱以季良言為然曰璋輕而無謀舉兵必敗當為公擒之辛巳以廷隱為行營馬步軍都部署將三萬人拒之五月壬午朔廷隱入辭董璋檄書至又有遺季良廷隱及平肇書誣之云季良廷隱與已通謀召已令來知祥以書授廷隱廷隱不視投之於地曰不過為反間欵令公殺副使與廷隱耳再拜而行知祥曰事必濟矣肇素不知書視之曰璋教我反耳囚其使者然亦擁衆為自全計璋兵至漢州潘仁嗣與戰于赤水大敗為璋所擒璋遂克漢州癸未知祥留趙季良高敬柔守成都自將兵八千趣漢州至彌牟鎮趙廷隱陳於鎮北甲申遲明廷隱陳於雞蹤橋義勝定遠都知兵馬使張公鐸陳於其後俄而璋望西川兵盛退陳於武侯廟下璋帳下驍卒大譟曰日中曝我輩何為何不速戰璋乃上馬前鋒始交東川右廂馬步都指揮使張守進降於知祥言璋兵盡此無復後繼當急擊之知祥登高家督

戰左明義指揮使毛重威左衝山指揮使李瑋守雞頭橋皆為東川兵所殺趙廷隱三戰不利牙內都指揮副使侯弘實兵亦却知祥懼以馬箠指後陳張公鐸帥衆大呼而進東川兵大敗死者數千人擒東川中都指揮使元瓚牙內副指揮使董光演等八十餘人瓚拊膺曰親兵皆盡吾何依乎與數騎遁去餘衆七千人降復得潘仁嗣知祥引兵追瓚至五侯津東川馬步都指揮使元瓌降西川兵入漢州府第求瓚不得士卒爭瓚軍資故瓚走得免趙廷隱追至赤水又降其卒三千人是夕知祥宿雒縣命李昊草榜諭東川吏民及草書勞問瓚且言將如梓州詢負約之由請見伐之罪乙酉知祥會廷隱于赤水遂西還命廷隱將兵攻梓州瓚至梓州有輿而入王暉迎問曰太尉全軍出征今還者無十人何也瓚涕泣不能對至府第方食暉與瓚從子牙內都虞候延浩帥兵三百大譟而入瓚引妻孥登城子光嗣自以叔瓚至北門樓呼指揮使潘稠使討亂兵稠引士卒登

城斬瓚首及取光嗣首以授王暉暉舉城迎降趙廷隱入梓州封府庫以待知祥李肇聞瓚敗始斬其使以聞丙戌知祥入成都丁亥復將兵八千如梓州至新都趙廷隱獻董瓚首己丑發玄武趙廷隱帥東川將吏來迎壬辰孟知祥有疾癸巳疾甚中門副使王處回侍左右庖人進食必空噐而出以安衆心李仁罕自遂州來趙廷隱迎于板橋仁罕不稱東川之功侵侮廷隱廷隱大怒乙未知祥疾廖丁酉入梓州戊戌犒賞將士既罷知祥謂李仁罕趙廷隱曰二將誰當鎮此仁罕曰令公再與蜀州亦行耳廷隱不對知祥愕然退命李昊草牒俟二將有所推則命一人為留後昊曰昔梁祖莊宗皆兼領四鎮今二將不讓惟公自領之為便耳公宜亟還府更與趙僕射議之孟知祥命李仁罕歸遂州留趙廷隱東川巡檢以李昊行梓州軍府事昊曰二虎方爭僕不敢受命願從公還乃以都押牙王彥銖為東川監押癸卯知祥至成都趙廷隱尋亦引兵西還知祥謂李

吳曰吾得東川為患益深吳請其故知祥曰自吾發梓州得仁罕七狀皆云公宜自領東川不然諸將不服廷隱言本不敢當東川因仁罕不讓遂有爭心耳君為我晚廷隱復以閬州為保寧軍益以果蓬渠開四州往鎮之吾自領東川以絕仁罕之望廷隱猶不平請與仁罕鬪勝者為東川吳深解之乃受命六月以廷隱為保寧留後戊午趙季良帥將吏請知祥兼鎮東川許之季良等又請知祥稱王權行制書賞功臣不許董璋之起兵攻知祥也山南西道節度使王思同以聞范延光言於上曰若兩川併於一賊撫衆守險則取之益難宜及其交爭早圖之上命思同以興元之兵密規進取未幾聞璋敗死延光曰知祥雖據全蜀然士卒皆東方人知祥恐其思歸為變亦欲倚朝廷之重以威其衆陛下不屈意撫之彼則無從自新上曰知祥吾故人為人離間至此何屈意之有乃遣供奉官李存瓌賜知祥詔曰董璋孤狼自貽族滅鄉丘園親戚皆思安全所宜成家世

之美名守君臣之大節存瓌克寧之子知祥之甥也 七月庚寅

存瓌至成都孟知祥拜泣受詔 乙未孟知祥遣李存環 上表謝罪且

告福慶公主之喪自是復稱藩然益驕倍矣 八月甲子孟知祥令李

吳為武素趙季良等五留後草表請以知祥為蜀王行墨 制仍自求桂節

吳曰比者諸將攻取方鎮即有其地今又自求朝廷節鉞 又明公封爵然

則輕重之權皆在群下矣借使明公自請豈不可邪知祥 大悟更令吳為

已草表請行墨制補兩川刺史已下又表請以季良等 留後為節度使

初安重誨欲圖兩川自知祥殺李嚴每除刺史皆以東 不衛送之小州不

賦五百人夏魯奇李仁矩武慶裕各數千人皆以牙隊 為名及知祥克遂

利變黔梓六鎮得東兵無慮三萬人恐朝廷徵還表 明其妻子 九

月孟知祥命其子仁贊攝行軍司馬兼都總轄兩川牙 內馬步都軍事

冬十月己酉朔帝復遣李存環如成都凡劔南自郢 復刺史以下官

聽和祥差署訖奏聞朝廷更不除人唯不遣戍兵妻丁然其兵亦不復徵也

四年春二月孟知祥墨制以趙季良等為五鎮節度使 癸亥以孟知祥為東西川節度使蜀王 秋七月以盧文紀呂琦為蜀王冊禮使并賜

蜀王一品朝服知祥自作九旒冕九章衣車服旌旗皆擬王者八月乙巳朔文紀等至成都戊申知祥服衮冕備儀衛詣驛降

至府門乘步輦而歸文紀簡求之孫也 冬十二月孟知祥聞明宗殂

謂僚佐曰宋王幼弱為政者皆胥吏小人其亂可坐俟也

昭王清泰元年閏正月蜀將吏勸蜀王知祥稱帝已 亡知祥即皇帝位于

成都 二月癸酉蜀主以武泰節度使趙季良為司空兼門下侍郎同

平章事鎮節度使如故 蜀主以中門使王處回為樞密使 秋七

月蜀主得風疾踰年至是增劇甲子立子東川節度使同平章事觀

步都指揮使仁贊為太子少監同知司空同平章事趙季良武信節度使

李仁罕保寧節度使趙延壽西使王處回捧聖控鶴都指揮使張公謹

奉靈肅衛指揮副使侯弘實受遣 詔輔政是夕殂秘不發喪王處回夜移

義興門告趙季良處回泣不已季良正色曰今疆將握兵專伺時變宜速

立嗣若以絕覬覦豈可但相泣邪 處回收淚謝之季良教處回見李仁罕

審其詞旨然後立之 處回至仁罕弟仁罕設備而出遂不以實告丙寅宣

遺制命太子仁贊更名利丁卯即皇帝位 冬十二月甲申蜀葬文武

聖德英烈明孝皇帝于和陵廟號高祖

二年春二月戊寅蜀主尊母李氏為皇太后太后太原人本莊宗後宮也

以賜蜀高祖

石晉篡唐

後唐潞王清泰元年帝與石敬瑭皆以勇力善聞事明宗為左右然心結

素不相悅帝即位敬瑄不得已入朝山陵既畢不敢言歸時敬瑄久病羸
瘠太后及魏國公主屢為之言而鳳翔舊將佐多勸帝留之惟韓昭胤李
夷義以為趙延壽在汴不宜猜忌敬瑄帝亦見其骨立不以為虞乃曰石
郎不惟密親兼自少與吾同艱難今我為天子非石郎尚誰託哉乃復以
為河東節度使

二年夏六月河東節度使北面總管石敬瑄既還鎮陰為自全之計帝好
咨訪外事常命端明殿學士李專美翰林學士李崧知制誥呂琦薛文遇
翰林天文趙延义等更直 中興殿庭與語或至夜分時敬瑄二子為內
使曹太后則晉國長公主之母也敬瑄賂太后左右令伺帝之密謀事無
巨細皆知之敬瑄多於賓客前自稱羸瘠不堪為帥冀朝廷不之忌特契
丹屢寇北邊禁軍多在幽并敬瑄與趙德鈞求益兵運糧朝夕相繼甲申
詔借河東人有蓄積者菽粟乙酉詔鎮州輸絹五萬匹於總管府雜軍

領冀人車千五百乘運糧於代州又詔魏博市糴時水旱民饑敬瑄遣
使督趣嚴急山東之民流散亂始兆矣敬瑄將大軍屯忻州朝廷遣使賜
軍士夏衣傳詔撫諭軍士呼萬歲者數四敬瑄懼幕僚河內段希堯請誅
其唱首者敬瑄命都押衙劉知遠斬挾馬都將李暉等三十六人以徇希
堯懷川人也帝聞之益疑敬瑄 秋七月乙巳以武寧節度使張敬達
為北面行營副總管將兵屯代州以分石敬瑄之權

後晉高祖天福元年春正月癸丑唐主以千春節置酒晉國長公主上壽
畢辭歸晉陽帝醉曰何不且留遽歸欲與石郎反邪石敬瑄聞之益懼
三月石敬瑄盡收其貨之在洛陽及諸道者歸晉陽託言以助軍費人

皆知其有異志唐主夜與近臣從容語曰石郎於朕至親無可疑者但流
言不息萬一失歡何以解之皆不對端明殿學士給事中李崧退謂同僚
呂琦曰吾輩受恩深厚豈得自同衆人一槩觀望邪計將安出琦曰河東

若有異謀必結契丹為援契丹毋以替華在中國屢求和親但求剪刺等
未獲故和未成耳今誠歸則刺等與之和歲以禮幣約置十餘萬緡遺之
彼必驩然承命如此則河東雖欲陸梁無能為矣

淵曰此吾志也然錢穀
皆出三司宜更與張相謀之遂告張延朗延朗曰如學士計不惟可以制
河東亦省邊費之什九計無便於此者若上上聽從但責辦於老夫請於
庫財之外拮拾以供之它夕二人密言於帝帝大喜稱其忠二人私草遺
契丹書以俟命又之帝以其謀告樞密直學士薛文遇文遇對曰以天子
之尊屈身奉夷狄不亦辱乎又虜若循故事求尚公室何以拒之因誦戎昱
昭君詩曰安危託婦人帝意遂變二日急召崧琦至後樓盛怒責之曰卿
輩皆知古今欲佐人主致太平今乃為謀如是朕一女尚乳臭鄉欲棄之
沙漠邪且欲以養士之財輸之虜庭其意安在二人懼汗流浹背曰臣等
志在竭愚以報國非為虜計也願陛下察之拜謝無數帝詔責不已呂琦

勅賜拜 少止帝曰呂琦強項肯視朕為人主耶琦曰臣等為謀不臧願陛下
下治其罪 多拜何為帝怒稍解止其拜各賜卮酒罷之自是群臣不敢復
言和親之策丁巳以琦為御史中丞蓋疎之也 初石敬瑭欲窺唐主

之意累表 自陳羸疾乞解兵柄移它鎮帝與執政議從其請移鎮鄆州房

高李崧呂珂等皆力諫以為不可帝猶豫久之五月庚寅夜李崧請急在
外薛文遇 有直帝與之議河東事文遇曰諺有之當道築室三年不成茲

事斷自聖 群臣各為身謀安肯盡言以臣觀之河東移亦反不移亦反
在旦暮耳不 若先事圖之先是術者言國家今年應得賢佐出奇謀定天

下帝意文遇 當之聞其言大喜曰卿言殊豁吾意成敗吾決行之即為除
目付學士院 草制辛卯以敬瑭為天平節度使以馬軍都指揮使河陽

節度使宋審 為河東節度使制出兩班聞呼敬瑭名相顧失色甲午以
建雄節度使 敬達為西北蕃漢馬步都部署趣敬瑭之鄆州敬瑭疑懼

謀於將佐曰吾人再來河東時主上面許終身不除代今忽有是命得非
如今年千春節與公主所言乎我不與亂朝廷發之安能束手死於道路
乎今且發表稱立以觀其意若有寬我我當事之若加於我我則改圖耳
幕僚段希堯極言拒之敬瑄以其朴直不責也節度判官華陰趙瑩勸敬
瑄赴鄆州觀察判官平遙薛融曰融書生不習軍旅都押牙劉知遠曰明
公父將兵得士卒心今據形勝之地士馬精彊若稱兵傳檄帝業可成柰
何以一紙制書自投虎口乎掌書記洛陽桑維翰曰主上初即位明公入
朝主上豈不知妙龍不可縱之深淵邪然卒以河東復授公此乃天意假
公以利器也明宗復愛在人主上以庶孽代之群情不附公明宗之愛瑄
今主上以反逆見行以非首謝可免但力為自全之計契丹主素與明宗
約為兄弟今部波近在雲應公誠能推心屈節事之萬一有急朝呼夕至
何患無成敬瑄音遂決先是朝廷疑敬瑄以羽林將軍寶鼎楊彥詢為

京副留守敬瑄將與一事亦以情告之彥詢曰不知河東兵糧幾何能敵朝
廷乎左右請殺彥詢敬瑄曰惟副使一人我自保之汝輩勿言也戊戌昭
義節度使皇甫立妻敬瑄反敬瑄表帝養子不應奉祀請傳位許玉帝手
裂其表抵地以詔世合之曰鄉於鄂王固非疎遠衛州之事天下皆知許王
之言何人肯信士宜只制削奪敬瑄官爵乙巳以張敬達兼太原四面排陳
使河陽節度使張元珪為馬步軍都指揮使以安國節度使安審琦為馬
軍都指揮使以保義節度使相里金為步軍都指揮使以右監門上將軍
武廷翰為壕寨使丙午以張敬達為太原四面兵馬都部署以義武節度
使楊光遠為副部署丁未又以張敬達知太原行府事以前彰武節度使
高行周為太原四面招撫排陳等使光遠既行定州軍亂牙將千乘方太
討平之張敬達將兵三萬營於晉安鄉戊申敬達奏西北先鋒馬軍都指
揮使安審信叛奔晉陽審信金全之弟子也敬瑄與之有舊先是雄義都

通鑑紀事本末 卷四十一 六十一
指揮使馬邑安元信將所部六百餘人戍代州代州刺史張朗善遇之元
信密說朗曰吾觀石令公長者舉事必成公何不潛遣人通意可以自全
朗不從由是互相猜忌元信謀殺朗不克帥其衆奔蕃信遂帥麾下數百
騎與元信掠百井奔晉陽敬瑄謂元信曰汝見何利害捨強而歸弱對曰
元信非知星識氣顧以人事決之耳夫帝王所以御天下莫重於信今主
上失大信於令公親而貴者且不自保况踈賤乎其亡可翹足而待何彊
之有敬瑄悅委以軍事振武西北巡檢使安重榮戍伐北帥步騎五百奔
晉陽重榮朔州人也以宋審虔為寧國軍節度使充侍衛馬軍指揮使
六月石敬瑄之子右衛上將軍重殷皇城副使重裔聞敬瑄舉兵匿於民間井中弟
沂州都指揮使敬德殺其妻女而逃彘捕得死獄中從弟彭聖都指揮使
敬威自殺 秋七月戊子獲重殷重裔誅之并族所匿之家 張敬瑄

發懷州彰聖軍戍虎北口其指揮使張萬迪將五百騎奔河東 丙辰契
盡誅其家 石敬瑄遣間使求救於契丹令桑維翰草表稱臣於契丹
且且請以父禮事之約事捷之日割盧龍一道及鴈門關以北諸州與之
劉知遠諫曰稱臣可矣以父事之太過厚以金帛賂之自足致其兵不必
許以土田恐異日大為中國之患誨之無及敬瑄不從表至契丹契丹主
大喜曰其母曰兒此夢石郎遣使來今果然此天意也乃為復書許候仲
秋傾國赴援 八月己未以范延光為天雄節度使李周為宣武節度
使同章事癸亥應州言契丹三千騎攻城 張敬瑄築長圍以攻晉陽石
敬瑄以劉知遠為馬步軍指揮使安重榮張萬迪降兵皆隸焉知遠用法
無私撫之如一由是人無貳心敬瑄親乘城坐卧矢石下知遠曰觀敬瑄
輩高壘深澗欲為持久之計無他奇策不足慮也願明公四出間使經略
外事守城至易知遠獨能辦之敬瑄執知遠手撫背而賞之 唐主使端

明殿學士呂琦至河東行營搗軍楊光遠謂琦曰願附奏陛下幸寬宥時賊若無援旦夕當平若引契丹當縱之令入可一戰破也帝甚悅帝聞契丹許石敬瑭以仲秋赴援屢督相敬瑭急攻晉陽不能下每有營之上多值風雨長圍復為水潦所壞竟不能合晉陽城中日窘糧儲浸乏

九月契丹主將五萬騎號三十萬自揚武谷而南旌旗不絕五十餘里代州刺史張朗忻州刺史丁審琦嬰城自守虜騎過城下亦不誘脅審琦洛州人也辛丑契丹主至晉陽陳於汾北之虎北口先遣人謂敬瑭曰吾欲今日即破賊可乎敬瑭遣人馳告南軍甚厚不可輕請俟明日議戰未晚也使者未至契丹已與唐騎將高行周符彥卿合戰敬瑭乃遣劉知遠出兵助之張敬瑭逕楊光遠安審琦以步兵陳於城西北山下契丹遣輕騎三千不被甲直犯其陳唐兵見其羸爭逐之至汾曲契丹涉水而去唐兵循舉而進契丹伏兵自東北起衝唐兵斷而為二步兵在北者多為契丹所

殺騎兵在南者引歸晉安寨契丹縱兵乘之唐兵大敗步兵死者近萬人獨全敬瑭等收餘衆保晉安寨契丹亦引兵歸虎北口敬瑭得唐降兵十餘人劉知遠勸敬瑭盡殺之是夕敬瑭出北門見契丹志契丹主執敬瑭手恨相見之晚敬瑭問曰皇帝遠來士馬疲倦遽與唐戰而大勝何也契丹主曰始吾自北來謂唐必斷鴈門諸路伏兵險要則吾不可得進矣使人偵視皆無之吾是以長驅深入知大事必濟也兵旣相接我氣方銳彼氣方沮若不乘此急擊之曠日持久則勝負未可知矣此吾所以亟戰而勝不可以勞逸常理論也敬瑭甚歎伏壬寅敬瑭引兵會契丹圍晉安寨置營於晉安之南長百餘里厚五十里多設鈴索吠犬人跬步不能過敬瑭等士卒猶五萬人馬萬匹四顧無所之甲辰敬瑭遣使告敗於唐自是聲問不復通唐主大懼遣彰聖都指揮使符彥饒將洛陽步騎兵屯河陽詔天雄節度使兼中書令范延光將魏州兵二萬由青山趨榆次盧龍節度使東

北面招討使兼中書令北平王趙德鈞將幽州兵由飛狐出契丹軍後耀
州防禦使潘環糾合西路戍兵由晉絳兩乳嶺出慈隰共救晉安寨契丹
主移帳於柳林遊騎過石會關不見唐兵丁未唐主下詔親征雍王重美
白陛下目疾未平不可遠涉風沙臣雖童稚願代陛下北行帝意本不欲
行聞之頗悅張延訥劉延皓及宣徽南院使劉延朗皆勸帝行帝不得已
戊申發洛陽謂盧文紀曰朕雅聞卿有相業故排衆議首用卿今禍難如
此卿嘉謀皆安在乎文紀但拜謝不能對已酉遣劉延朗監侍衛步軍都
指揮使符彥饒軍赴潞州為大軍後援諸軍自鳳翔推戴以來驕悍不為
用彥饒恐其為亂不敢束之以法帝至河陽心憚北行召宰相樞密使議
進取方略盧文紀希帝旨言國家根本大半在河南胡兵倏來忽至不能
久留晉安大寨甚固况已發三道兵救之河陽天下津要車駕宜留以鎮
撫南北且遣近臣往督戰苟不能解圍進亦未晚張延朗欲因事令趙延

壽得解樞務因曰文紀言是也帝訪於餘人無敢異者澤州刺史劉
鄩之子也潛自通於石敬瑭表稱車駕不可喻太行帝議近臣可使北行
者張延朗與翰林學士須昌和凝等皆曰趙延壽父德鈞以盧龍兵來赴
難且遣延壽會之庚戌遣樞密使忠武節度使隨駕諸軍都部署兼侍中
趙延壽將兵二萬如潞州辛亥帝如懷州以右神武統軍康思立為北面
行營馬軍都指揮使帥扈從騎兵赴圍柏谷思立陽胡人也帝以晉安為
憂問策於群臣吏部侍郎永清龍敏請立李贊華為契丹主令天雄盧龍
二鎮分兵送之自幽州趣西樓朝廷露檄言之契丹主必有內顧之憂然
後選募軍中精銳以擊之勢亦解圍之一策也帝深以為然而執政恐其
無成議竟不決帝憂沮形於色但日夕酣飲悲歌群臣或勸其北行則曰
卿勿言石郎使我心膽墮地 冬十月壬戌詔大括天下將吏及民
間馬又發民為兵每七戶出征夫一人自備鎧杖謂之義軍期以十一月

俱集命陳州刺史即萬金教以戰陳用張延朗之謀也九得馬二千餘匹
 征夫五千人實無益於用而民間大擾 初趙德鈞陰蓄異志欲因亂取
 中原自請救晉安塞唐王命自飛狐踵契丹後鈔其部落德鈞請將銀鞍
 契丹直三千騎由土門路西入帝許之趙州刺史北面行營都指揮使劉
 在明先將兵戍易州德鈞過易州命在明以其衆自隨在明幽州人也德
 鈞至鎮州以成德節度使董溫琪領招討副使邀與偕行又表稱兵少須
 合澤潞兵乃自吳兒谷趣潞州癸酉至亂柳時范延光受詔將部兵二萬
 屯遼州德鈞又請與魏博軍合延光知德鈞合諸軍志趣難測表稱魏博
 兵已入賊境無容南行數百里與德鈞合乃止 冬十一月戊子以趙
 德鈞為諸道行營都統依前東北面行營招討副使以趙延壽為河東道南
 面行營招討使以翰林學士張礪為判官唐厓以范延光為河東道南面
 行營招討使以宣武節度使同平章事李周副之辛卯以劉延朗為河東

道南面行營招討副使趙延壽遇趙德鈞於西湯悉以兵屬德鈞唐主遣
 呂琦賜德鈞敕告且犒軍德鈞志在併范延光軍逗留不進詔書屢趣之
 德鈞乃引兵北屯團栢谷口 契丹主謂石敬瑭曰吾三千里來赴難必
 有成功觀汝氣貌識量真中原之主也吾欲立汝為天子敬瑭辭讓數四
 將更復勸進乃許之契丹主作冊書命敬瑭為大晉皇帝自解衣冠授之
 築壇於柳林是日即皇帝位割幽薊瀛莫涿檀順新媯儒武雲應寰朔蔚
 十六州以與契丹仍許歲輸帛三十萬匹已亥制政長興七年為天福元
 年大赦勅命法制皆遵明宗之舊以節度判官趙瑩為翰林學士承旨戶
 部侍郎知河東府事掌書記桑維翰為翰林學士禮部侍郎權知樞密使
 事觀察判官薛融為侍御史知雜事節度推官曰水竇貞固為翰林學士
 軍城都巡檢使劉知遠為侍衛馬軍都指揮使客將景延廣為步軍都指
 揮使延廣陝州人也立晉國長公主為皇后契丹主雖軍柳林其輜重老

弱皆在虎北口每日暝輒結束以備倉猝遁迹而趙德鈞欲倚契丹取中國至團柏踰月按兵不戰去晉安纔百里聲問不能相通德鈞累表為延壽求成德節度使曰臣今遠征幽州勢孤欲使延壽在鎮州左右便於應接唐主曰延壽方擊賊何暇往鎮州俟賊平當如所請德鈞求之不已唐主怒曰趙氏父子堅欲得鎮州何意也苟能却胡寇雖欲代吾位吾亦甘心若玩寇邀君但恐大寇俱斃耳德鈞聞之不悅閏月趙延壽獻契丹主所賜詔及甲馬弓劍詐云德鈞遣使致書於契丹主為唐結好說令引兵歸國其實別為密書厚以金帛賂契丹主云若立已為帝請即以見兵南平洛陽與契丹為兄弟之國仍許石氏常鎮河東契丹主自以深入敵境晉安未下德鈞兵尚彊范廷光在其東又恐山北諸州邀其歸路欲許德鈞之請帝聞之大懼亟使桑維翰見契丹主說之曰大國舉義兵以救孤嗚一戰而唐兵瓦解退守一柵食盡力窮趙北平父子不忠不信畏大國

之權且素蓄異志接兵觀變非以死殉國之人何足可畏而信其誕妄之辭貪豪末之利棄垂成之功乎且使晉得天下將竭中國之財以奉大國豈以小利之比乎契丹主曰爾見捕鼠者乎不備之猶或齧傷其手况大敵乎對曰今大國已扼其喉安能齧人手契丹主曰吾非有渝前約也但兵家權謀不得不爾對曰皇帝以信義救人之急四海之人俱屬耳目柰何一旦二三其命使大義不終臣竊為皇帝不取也跪於帳前自旦至暮涕泣爭之契丹主乃從之指帳前石謂德鈞使者曰我已許石郎以石爛可改矣 龍敏謂前鄭州防禦使李訥曰君國之近親今社稷之危翹足可待君獨無憂乎訥為言趙德鈞必能破敵之狀敏曰我燕人也知德鈞之為人怯而無謀但於守城養長耳况今內蓄姦謀豈可恃乎僕有狂策但恐朝廷不肯為耳今從駕兵尚萬餘人馬近五千匹若選精騎一千使僕與郎萬金將之自介休山路夜冒虜騎入晉安寨但使其半得入則事

濟矣張敬達陷於重圍不知朝廷聲問若知大軍在近圍柏雖有鐵障可衝陷况虜騎爭訟以白唐主唐主曰龍敏之志極壯用之晚矣 晉安寨被圍數月高行周符彥卿數引騎兵出戰衆寡不敵皆無功芻糧俱竭削梯淘糞以飼馬馬相蹈尾鬣皆死則將士分食之援兵竟不至張敬達性剛時謂之張生鐵楊光遠安審琦勸敬達降於契丹敬達曰吾受明宗及今上厚恩為元帥而敗軍其罪已大况降敵乎今援兵日暮至且當俟之必若力盡勢窮則諸軍斬我首攜之出降自求多福未為晚也光遠目審琦欲殺敬達審琦未忍高行周知光遠欲圖敬達常引壯騎尾而衛之敬達不知其故謂人曰行周每踵余後何意也行周乃不敢隨之諸將每旦集於招討使營甲子高行周符彥卿未至光遠乘其無備斬敬達首帥諸將上表降於契丹契丹主素聞諸將各皆慰勞賜以裘帽因戲之曰汝輩亦大惡漢不用鹽酪啗戰馬萬匹光遠等大慙契丹主嘉敬達之忠命

收葬而祭之謂其下及晉諸將曰汝曹 為人臣當效敬達也時晉安寨猶近五千鎧仗五萬契丹悉取以歸且 國悉以唐之將卒授帝語之曰勉事而主馬軍都指揮使康思立憤惋而死帝以晉安已降遣使諭諸州代州刺史張朗斬其使呂琦奉唐主詔 勿北軍至忻州遇晉使亦斬之謂刺史丁審琦曰虜過城下而不顧其心可 見還日必無全理不若早帥兵民自五臺奔鎮州將行審琦悔之閉牙心 城不從州兵欲攻之琦曰國家如此何為復相屠滅乃帥州兵趣鎮州審 琦遂降契丹 契丹主謂帝曰桑維翰盡忠於汝宜以為相丙寅以趙瑩 為門下侍郎桑維翰為中書侍郎並同平章事維翰仍權知樞密使事以 楊光遠為侍衛馬步軍都指揮使以劉知遠為保義節度使侍衛馬步軍 都虞候 帝與契丹主將引兵而南欲留一子守河東答於契丹主契丹 主令帝盡出諸子自擇之帝兄子重貴父敬儒早卒帝養以為子貌類帝而 短小契丹主指之曰以大目者可

也乃以重賞為北京留守太原尹河東鄆度使契丹以其將高謨翰為前鋒與降卒偕進丁卯至團柏與唐兵戰趙德鈞趙延壽先遁杵彥饒張彥琦劉延朗劉在明繼之士卒大潰相騰踐死者萬計己巳延朗在明至懷州唐主始知帝即位楊光遠降衆議以天雄軍府尚完契丹必憚山東未敢南下車駕宜幸魏州唐主以李崧素與范延光善召崧謀之薛文遇不知而繼至唐主怒變色崧驢文遇足文遇乃去唐主曰我見汝物肉顛適幾欲抽佩刀刺之崧曰文遇小人淺謀誤國刺之益醜崧因勸唐主南還唐主從之洛陽聞北軍敗衆心大震居人四出逃竄山谷門者請禁之河南尹雍王重美曰國家多難未能為百姓主又禁其求生徒增惡名耳不若聽其自便事寧自還乃出令任從所適衆心遂安壬申唐主還至河陽命諸將分守南北城張延朗請幸滑州庶與魏博聲勢相接唐主不能決

趙德鈞趙延壽南奔潞州唐敗兵稍稍從之其將時賽即盧龍輕騎東還

此書在宋本中

牛五百頭酒二千斛壬午至壽州城下謨德明素辯口上知其欲遊說盛陳甲兵而見之曰爾主自謂唐室苗裔宜知禮義異於它國與朕止隔一水未嘗遣一介修好惟泛海通契丹捨華事夷禮義安在且汝欲說殺令羅兵耶我非六國愚主豈汝口舌所能移邪可歸語汝主亟來見朕再拜謝過則無事夫不然朕欲往觀金陵城借府庫以勞軍汝君臣得無悔乎謨德明戰栗不敢言 吳越王弘俶遣兵屯境上以俟周命 乙酉韓令坤奄至揚州平旦先遣白延遇以數百騎馳入城城中不之覺令坤繼至唐東都營也使賈崇焚官府民舍棄城南走副留守工部侍郎馮延魯鬘髮被僧服匿於佛寺軍士執之令坤慰撫其民使皆安堵庚寅王逵奏拔鄂州長山寨執其將陳澤等獻之辛卯 太祖皇帝奏唐天長制置使耿謙降獲芻糧二十餘萬韓令坤攻唐壽州拔之刺史方訥奔金陵 唐主遣人以蠟丸求救於契丹壬辰靜安軍使

何繼筠獲而獻之以給事中高防權知秦州

月甲午朔上行視水寨至泥橋自取一石馬上持之至寨以供礮從官過橋者人齎一石

太祖皇帝乘皮船入壽春壕中城上發連弩射之矢大如屋椽牙將館陶張瓊邊以身蔽之矢中瓊髀死而後蘇鏃着骨不可出瓊飲酒一大卮令人破骨出之流血數斗神色自若 唐主復以右僕射孫晟爲司空遣與禮部尚書王崇質奉表入見稱自天祐以來海內分崩或跨據一方或遷革異代臣紹襲先業奄有江表顧以瞻烏未定附鳳何從今天命有歸教遠被願比兩浙湖南仰奉正朔謹守土疆乞收薄伐之威赦其後服之罪肯於下國俾作外臣則柔遠之德云誰不服又獻金千兩銀十萬兩羅綺二千匹晟謂馮延巳曰此行當在左相晟若辭之則負先帝既行知不之也夜歎息謂崇質曰君家百口宜自爲謀吾思之孰矣終不負永陵一

爲亂兵所傷今見卿甚喜 仲彥饒張彥琪至河陽密言於唐主曰今

兵天下河水復淺人心已離不可守丁丑唐主命河陽節度使裴從簡

與趙州刺史劄在明中河陽南城遂斷浮梁歸洛陽遣宦者秦繼旻皇城

使李彥紳殺昭信節度使李贊華於其第 已卯帝至河陽葛從簡迎降

舟楫已具彰聖軍執劄在明以降帝釋之使復其所唐主命馬軍都指揮

使宋審虔步軍都指揮使符彥饒河陽節度使張彥琪宣徽南院使劄延

朗將千餘騎至白馬陂行戰地有五十餘騎度河奔于北軍諸將謂審虔

曰何地不可戰誰肯立於此乃還庚辰唐主又與四將議復向河陽而將

校皆已飛狀迎帝帝慮唐主西奔遣契丹千騎扼澠池辛巳唐主與曹太

后劉皇后雍王重美及宋審虔等攜傳國寶登玄武樓自焚皇后積薪欲

燒宮室重美諫曰新天子至必不露居它日重勞民力死而遺怨將安用之

乃止王淑妃謂太后曰事急矣宜且避匿以俟姑夫太后曰吾子孫婦女

一朝至此何忍獨生妹自勉之淑妃乃與許王從益匿於毬場獲免是日
晚帝入洛陽止於舊第唐兵皆解甲待罪慰而釋之帝命劉知遠部署京
城知遠分漢軍使還營館契丹於天宮寺城中肅然無敢犯令士民避亂
竄匿者數日皆還復業初帝在河東多蓄積凡財賦應留使之外盡收取之帝以是恨
三司張延朗不欲河東多蓄積凡財賦應留使之外盡收取之帝以是恨
七年百官入見獨收延朗付御史臺餘皆謝恩甲申車駕入宮大赦應中
外官吏一切不問惟賊臣張延朗劉延皓劉延朗姦邪貪穢罪難容貸中
書侍郎平章事馬胤孫樞密使房暉魯徽使李專美河中節度使韓昭胤
等雖居重位不務詭隨並釋罪除名中外臣僚先歸順者委中書門下別
加任使劉延皓匿於龍門數日自經死劉延朗將韓南山捕得殺之斬張
延朗既而選三司使難其人帝甚悔之十二月乙酉朔帝如河陽餞
太相溫及契丹兵歸國追廢唐主為庶人丁亥以馮道兼門下侍郎同

平章事

詔贈李贊華燕王遣使送其喪歸國 庚子以唐中書侍郎同

平章事盧文紀為吏部尚書以皇城使晉陽周環為大將軍充三司使環

辭曰臣自知才不稱職寧以避事見棄猶勝冒寵獲辜帝許之 改興唐

府曰廣晉府

二年春正月李崧呂琦逃匿於伊闕民間帝以鎮河東崧有力焉德之

亦不責琦乙丑以琦為秘書監三月以崧為兵部侍郎判戶部 或得唐

潞王督及解骨獻之三月庚申詔以王禮葬於徽陵南 六月左拾遺

張誼上言北狄有援立之功宜外敦信好內謹邊備不可自逸以啓戎心

帝深然之

三年秋八月帝上尊號於契丹主及太后 戊寅以馮道為太后冊禮使左

僕射劉煦為契丹主冊禮使備鹵簿儀仗車輅詣契丹行禮契丹主大悅

帝事契丹甚謹奉表稱臣謂契丹主為父皇帝每契丹使至帝於列殿拜

受詔勅歲輸金帛三十萬之外吉凶慶忌歲時贈遺玩好珍異相繼於道
乃至應天太后元帥太子偉玉南北二王輔延徽趙延壽等諸大臣皆有
賂遺小不如意輒來書讓帝常卑辭謝之晉使者至契丹契丹驕倨多不
遜語使者還以聞朝野咸以為恥而致事之曾無倦意以是終帝之世與
契丹無隙然所輸金帛不過數縣租賦往往託以民困不能滿數其後契
丹主屢止帝上表稱臣但令為書稱父皇帝加家人禮 契丹遣使如洛
陽取趙延壽妻唐燕國長公主以歸 冬十月庚寅契丹遣使奉寶冊加
帝號曰英武明義皇帝 帝以大梁舟車所會便於漕運丙辰建東京於
汴州為開封府以東都為西京以西都為晉昌軍節度 帝遣兵部尚書
王權使契丹謝尊號權自以累世心行相恥之謂人曰吾老矣安能向穹廬
屈膝乃辭以老疾帝怒戊子權坐停官

范楊之叛

范延光

楊光遠

後晉高祖天福元年 初成德節度使董溫琪貪負暴積貨巨萬以二內都
虞候平山秘瓊五內腹心溫琪與趙德鈞俱沒於契丹瓊盡殺其家人墜於
一坎而取其貨百口稱留後表稱軍亂

二年春正月詔以秘瓊為齊州防禦使 初天雄節度使兼中書令范延
光微時有術士張生語之云必為將相延光既貴信重之延光嘗夢蛇入
腹以問張生張生曰蛇者龍也帝王之兆延光由是有非望之志唐潞王
素與延光厚及趙德鈞敗延光自遼州引兵還魏州雖奉表請降內不自
安以書潛結秘瓊欲與之為亂瓊受其書不報延光恨之瓊將之齊過魏
境延光欲滅口且利其貨遣兵邀之於夏津殺之丁卯延光奏稱夏津捕
盜兵誤殺瓊帝不問 三月范延光聚平繕兵悉召巡內刺史集魏州
將作亂會帝謀徙都大梁兼樞密使桑維翰曰大梁北控燕趙南通江淮
水陸都會資用富饒今延光反形已露大梁距魏不過十驛彼若有變大

軍尋至所謂疾雷不及掩耳也丙寅下詔託以洛陽漕運有關東巡汴州
庚辰帝發洛陽留前朔方節度使張從賓為東都巡檢使 夏四月

丙戌帝至汴州丁亥大赦 五月壬申進范延光爵臨清郡王以安其

意 范延光素以軍府之政委元隨左都押牙孫銳銳持息專橫符奏有

不如意者對延光手裂之會延光病經旬銳密召澶州刺史馮暉與之合

謀逼延光反延光亦思張生之言遂從之六月六宅使張言奉使魏州還

言延光反狀義成節度使符彥饒奏延光遣兵渡河焚草市詔侍衛馬軍

都指揮使昭信節度使白奉進將千五百騎屯白馬津以備之奉進雲州

人也 丁酉以東都巡檢使張從賓為魏府西南都部署戊戌遣侍衛都

軍使楊光遠將步騎一萬屯滑州己亥遣護聖都指揮使杜重威將兵屯

衛州重威朔州人也尚帝妹樂平長公主范延光以馮暉為都部署孫銳

為兵馬都監將步騎二萬階河西抵黎陽口辛丑楊光遠奏引兵踰胡梁

度丁未以待衛使楊光遠為魏府四面都部署張從賓為副部署兼諸軍

都虞候昭義節度使高行周將本軍屯相州為魏府西向都部署軍士郭威

舊隸劉知遠當從楊光遠北征白知遠乞留人問其故威曰楊公有姦詐

之才無英雄之氣得我何用能用我者其劉公平詔張從賓發河南兵數

千人擊范延光延光使人誘從賓從賓遂與之同反殺皇子河陽節度使

重信使上將軍張繼相知河陽留後繼相全義之子也從賓又引兵入洛

陽殺皇子權東都留守重又以東都副留守都巡檢使張延播知河南府

事從賓取內庫錢帛以賞部兵留守判官李遐不與兵衆殺之從賓引兵

東扼汜水關將逼汴州詔奉國都指揮使侯益帥禁兵五千會杜重威討

張從賓又詔宣徽使劉處讓自黎陽分兵討之時羽檄縱橫從官在大梁

者無不恐懼獨桑維翰從容指畫軍事神色自若接對賓客不改常度衆

心善安 秋七月張從賓攻汜水設巡檢使宋廷皓帝戎服嚴輕騎將

奔晉陽以避之桑維翰叩頭苦諫曰賊鋒雖盛勢不能久請少待之不可輕動帝乃止 范延光遣使以蠟丸招誘失職者右武衛上將軍婁繼英右衛大將軍尹暉在大梁溫韜之子延濬延沼延衮居許州皆應之延光令延濬兄弟取許州聚徒已及千人繼英暉事泄皆出走壬子敕以延光姦謀誣汙忠良自今獲延光謀人賞獲者殺謀人焚蠟書勿以聞暉將姦吳為人所殺繼英姦許州依溫氏忠武節度使裴從簡盛為之備延濬等不得發欲殺繼英以白明延沼止之遂同姦裴從簡繼英知其謀勸從簡執三溫皆斬之 白奉進在滑州軍士有夜掠者捕之獲五人其三隸奉進其二隸符彥饒奉進皆斬之彥饒以其不先白已甚怒明日奉進從數騎詣彥饒謝彥饒曰軍中各有部分柰何取滑州軍士并斬之殊無客主之義乎奉進曰軍士犯法何有彼我僕已引咎謝公而公怒不解豈非欲與延光同反邪拂衣而起彥饒不留帳下甲士大譟擒奉進殺之從騎走

出大呼於外諸軍爭擐甲譟兵誼謀不可禁止奉國左廂都指揮使馬彥愐惑不知所為帥兵欲從亂遇右廂都指揮使盧順密帥部兵出營厲教謂萬曰符公擅殺白公必與魏城通謀此去行營纔二百里吾輩及軍士家屬皆在大梁柰何不思報國乃欲助亂自求滅族今日當共擒符公送天子立大功軍士從命者賞違命者誅勿復疑也萬部兵尚有呼譟者順密殺數人衆莫敢動萬不得已從之與奉國都虞候方太等共攻牙城執彥饒令太部送大梁甲寅敕斬彥饒於班荆館其兄弟皆不問楊光遠自白臯引兵趣滑州士卒聞滑州亂欲推光遠為主光遠曰天子豈汝輩販弄之物晉陽之隆出於窮迫今若改圖真反賊也其下乃不敢言時魏孟滑三鎮繼叛人情大震帝問計於劉知遠對曰帝者之興自有天命陛下昔在晉陽糧不支五日俄成大業今天下已定內有勁兵北結疆虜鼠輩何能為乎願陛下撫將相以恩臣請戢士卒以威恩威兼著京邑自安

本根深固則枝葉不傷矣知遠乃嚴設科禁宿衛諸軍無敢犯者有軍士盜紙錢一僕主者擒之左右請釋之知遠曰吾誅其情不計其直竟殺之由是衆皆畏服 乙卯以楊光遠為魏府行營都招討使兼知行府事以昭義節度使高行周為河南尹東京留守以杜重威為昭義節度使充侍衛馬軍都指揮使以侯益為河陽節度使帝以滑州奏事皆馬萬為首擢萬為義成節度使丙辰以盧順密為果州團練使方太為趙州刺史既而知皆順密之功也更以順密為昭義留後 馮暉孫銳引兵至六明鎮光遠引之度河半度而擊之暉銳衆大敗多溺死斬首三千級暉銳走還魏杜重威侯益引兵至汜水遇張從賓衆萬餘人與戰俘斬殆盡遂克汜水從賓走乘馬度河溺死獲其黨張延播繼祚婁繼英送大梁斬之滅其族史館修撰李濤上言張全義有再造洛邑之功乞免其族乃止誅繼祚婁子濤回之族曾孫也 楊光遠奏知博州張暉舉成隆一安州威和指揮

使王暉聞范延光作亂救安遠節度使周環自領軍府欲俟延光勝則附之敗則度江奔吳帝遣右領軍上將軍李金全將千騎如安州巡檢許敬王暉以為唐州刺史 范延光知事不濟歸罪於孫銳而族之遣使奉表待罪戊寅楊光遠以聞帝不許 山南東道節度使安從進恐王暉韓吳遣行軍司馬張肱將兵會復州兵於要路邀之暉大掠安州將奔吳部將胡進殺之八月癸巳以狀聞李金全至安州將士之預於亂者數百人金全說諭悉遣詣闕既而聞指揮使武彥和等數十人挾賄甚多伏兵于野執而斬之彥和且死呼曰王暉首惡天子猶赦之我輩脅從何罪乎帝雖知金全之情掩而不問 乙巳赦張從賓符彥饒王暉之黨未伏誅者皆不問 甲寅以李金全為安遠節度使

三年夏四月楊光遠自恃擁重兵頗干預朝政屢有抗奏帝常曲意從之庚申以其子承柞為左威衛將軍尚帝女長安公主次子承信亦拜美官

寵冠當時

秋八月壬午楊光遠奏前澶州刺史馮暉自廣晉城中出

戰因來降言范延光食盡窮困已丑以暉為義成節度使楊光遠攻廣晉
歲餘不下帝以師老民疲遣內職宋憲入城諭延光許移大藩曰若降而
殺汝白日在上無以享國延光謂節度副使李式曰主上重信云不死則
不死矣乃撤守備然猶遷延未決宣徽南院使劉處讓復入諭之延光意
乃決九月乙巳朔楊光遠送延光二子守圖守英詣大梁已酉延光遣牙
將奉表待罪壬子詔書至廣晉延光帥其眾素服於牙門使者宣詔釋之
朱憲汴州人也 庚午楊光遠表乞入朝命劉處讓權知天雄軍府事已
巳制以范延光為天平節度使仍賜鐵券應廣晉城中將吏軍民今日以
前罪皆釋不問其張從賓符彥饒餘黨及自官軍逃叛入城者亦釋之延
光腹心將佐李式孫漢威薛霸皆除防禦團練使刺史牙兵皆升為侍衛
親軍初河陽行軍司馬李彥珣邢州人也父母在鄉里未嘗供饋後

之官

從賓同反從賓敗奔廣晉范延光以為步軍都監使登城拒守楊光遠
獲其母置城下以招之彥珣引弓射殺其母延光既降帝以彥珣為坊州
刺史近臣言彥珣殺母 惡逆不可赦帝曰赦令已行不可改也乃遣

臣光曰治國者固不可無信然彥珣之惡三靈所不容晉高祖赦其叛君
之愆治其殺母之罪何損於信哉 辛未以楊光遠為天雄節度使 初
郭崇韜既死宰相罕有兼樞密使者帝即位桑維翰李崧兼之宣徽使劉
處讓及宦官皆不悅楊光遠圍廣晉處讓數以軍事銜命往來光遠奏請
多踰分帝常依違維翰獨以法裁折之光遠對處讓有不平語處讓曰是
皆執政之意光遠由是怨執政范延光降光遠密表論執政過失帝知其
故而不得已加維翰兵部尚書崧工部尚書皆罷其樞密使以處讓為樞
密使 十一月范延光自鄆州入朝 帝患天雄節度使楊光遠跋扈

難制桑維翰請分天雄之衆加光遠一尉西京留守兼河陽節度使光遠
由是望密以賂自訴於契丹養部由千餘人常蓄異志一范延光屢請致仕
甲寅詔以太子太師致仕居于六梁每遇宴會與群臣無異延光之反也
相州刺史掖人王景拒境不從戊午以景為耀州團練使

四年秋七月西京留守楊光遠疏中書侍郎同平章李穀桑維翰遷除不公及
營邸肆於兩都與民爭利帝不得已閏月壬申出維翰彭德節度使兼侍
中

五年秋八月太子太師致仕范延光請歸河陽私第帝許之延光重載而
行西京留守楊光遠兼領河陽利其貨且慮為子孫之患奏延光叛臣不
家洛汭而就外藩恐其逃逸入敵國宜早除之帝不許光遠請就延光居
西京從之光遠使其子承貴以甲士圍其第逼令自殺延光曰天子在上
賜我鐵券以不死爾父子何得如此已未承貴以白刃驅延光上馬至平

梁稱于河光遠奏云自赴水死帝知其大故憐光遠之強不敢詰為延光
朝贈太師 九月楊光遠入朝帝欲徙之它鎮謂光遠曰圍魏之役卿

左右皆有功尚未之賞今當各除一州以榮之因以其將校數人為刺史
甲申徙光遠為平盧節度使進爵申平王

齊王天福八年 初高祖以馬三百借平盧節度使楊光遠同平章事

景延廣以詔命取之光遠思曰是疑我也密召其子單州刺史承祚十一
月戊戌承祚稱母病夜開門拜青州庚子以左飛龍使金城何超權知單
州遣內班賜光遠玉帶御馬金帛以安其意 壬寅遣侍衛將軍都指揮
使郭謹將兵戍鄆州 十二月乙巳朔遣左領軍衛將軍蔡行遇將兵

戍鄆州楊光遠遣騎兵入淄州劫刺史翟進宗歸于青州甲寅徙楊承祚
為登州刺史以從其便光遠益驕密告契丹取晉

開運元年春正月成德節度使杜威遣幕僚曹光裔詣楊光遠為陳禍福

光遠遣光裔入奏稱承祚逃歸母病故爾既蒙恩宥闔族荷恩朝廷信其
言遣使與光裔復往慰諭之 博州刺史周儒以城降契丹又與楊光遠
通使往還 二月甲辰周儒引契丹將麻谷攻鄆州以應楊光遠辛亥
楊光遠將青州岳會契丹戊午詔前保義節度使石斌分兵屯鄆州以備
之三事並見契丹滅晉 壬戌楊光遠圍棗州刺史李瓊出兵擊敗之

光遠燒營走還青州癸亥以前威勝節度使何重建為東面馬步都部署
將兵屯鄆州 夏四月戊寅命侍衛馬步都虞候泰寧節度使李守貞

將步騎二萬討楊光遠於青州契丹救之齊州防禦使堂陽薛可言擊
敗之 冬十二月李守貞圍青州經時城中食盡餓死者大半契丹援

兵不至楊光遠遙稽首於契丹曰皇帝皇帝誤光遠矣其子承勳承祚承
信勸光遠降冀全其族光遠不許曰吾昔在代北嘗以紙錢祭天池而沈
人皆言當為天子姑待之丁巳承勳斬勸光遠反者節度判官丘濬等送

其首於守貞縱火大譟劫其父出居弟上表待罪開城納官軍 朝廷以
楊光遠罪大而諸子歸命難於顯誅命李守貞以便宜從事閏月癸酉守
貞入青州遣人拉殺光遠於別第以病鬼聞丙戌起復楊承勳除滋州防
禦使

岳州府刊

